春去無蹤

巢斯

纔是四月三日的凌晨二時，政府宣佈進入「夏令時間」，要市民把時鐘撥快一小時。

其實，在多倫多而言，前幾天還在飄雪，落過幾陣豪雨，才把路邊的「積雪」冲走了，風括得很大，吹着面龐還有点刺痛，氣溫早上零度，晚间会跌到零下四五度，感覺上「冬」還未去盡，更不要談「春」的氣息、

驟然间宣佈了「夏天來臨」，教人疑惑了「春」去何蹤？「春」還未到，「夏」已來臨，可以有人說：多倫多一年祗有兩季，「春」不知在何處，「夏」季的炎熱氣溫，也祗停留几日，一般達到卅多度的日子不会超過一個星期，去年竟然連續了兩個多星期，把人們氣惱得不耐煩，「秋」最叫人舒服，可惜一踏入十月，「冬」的感覺便來臨了，冬季裡的風雪交加，教人縮瑟，踏上雪花下的冰塊，一不小心便滑倒，每年給冰雪欺凌而致受傷甚或亡的，為數不少、

樹梗還是光禿禿、草地被溶去的冰水滋润得像泥濘，踏上去鞋邊滲出水來，這便算是「夏天了！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0 with funding from
Multicultural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manuscriptsofart001919

「游絲不繫可憐身，竟誰鄰，早又委花和雨委輕塵，將魂付與春」，陸繼的一闋「南溪梅」，有這樣的凡句，讀來頗有感慨：「天涯何許絆遊蹤，恨匆匆，遮莫花房曉露濕冥濛，千回曲折遍！春去無蹤？」

20X20＝400
原稿紙
第　頁

又到鏟雪时

巢斯

多倫多的冬季，常时突然間降大雪，一日裡降雪量達到十二公分(四又四份三英吋)，造成了几百宗車輛意外失事的案件。

象徵從此進入又要鏟雪的季節，把原放在櫃裡的「雪靴」搬出來，以後出门便像消防員般的拖着靴走、

想起冬天鏟雪的情景，確實有点令人怕々，一早憑窗望下去，对面屋宇上的積雪白茫々一片，地面分不出草坡供行人路的界綫，停在行車道的汽車被雪封蓋，像失了踪的樣子，推门外出，雪堆把门前堵塞，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推開、搬出雪鏟來，一家大小合力奮鬥，才能把汽車從雪堆中發掘出來，掃去車頂上的雪塊、前後左右玻璃窗上的雪層也相当費劲才能把它清除掉，

可是机器也給雪凍僵了，倒入防凍油，引擎依然開不着，要用暖気来吹暖，總算「開塞通竅」了，前面的去路，还有阻擋，於是大鏟小鏟一齊出動，殺出一路「雪路」，汽車才能開到大道上，已經費时四五十分鍾，看々上班也上学的时间已經所餘無几了，

即使把汽車停到車房裡去，一清早雪堆把車房门脚封了口，一樣先要清除了门前的路障，才能開啓。

在離開香港前，一位曾經留美的老師警言，試过，老年人

20X25＝500 原稿紙 第 頁

千萬不可鏟雪，因為運動量高，很容易悸跳，一把握不住氣

吸入冷空氣，刺到喉嚨作痛，傷了氣管甚大，一入了肺部很

容易有併發肺炎，那就麻煩了。輕則臥床數天，重

則可以致命，能不慎哉！

據說，降大雪的時候，市政府一天要花一百萬元鏟雪。

那些駕駛鏟雪車的人，時薪高達卅五元，可是也賺得他們

辛辛苦苦的工作，不分晝夜，隨時出動。如果你有鏟雪的

身手，雖未住，隨時有幾人請你一個操作。一

張鏟在左，一張鏟右，一張用線著地拉鏟雪時來的雪推過一邊的

車子好過走。

鏟雪之前，先要疏通，疏通的道路好像印第安人

的帳幕，周圍的外圍，尖尖的頂，春夏秋三季車子和人

全無作用，到了冬季便大派用場，從此道路擁塞鏟了

沿途地溝，實雖不太快，積冰，可是故的道仍會很慢

車輛的零件機件，生了銹鏽，並且有形的別種化學劑代

替鏟雪，可是成本要算下細，政府負擔太重，結果還是說

用這鹽散的化學。

祖居拆建，大屋搬細屋，細屋搬更細的屋，可憐那些擺而不曾讀的書眼睜睜迫得要連書櫃書架送給人，戰後在香港復刊的「良友畫報」從第一期湊到完把「招牌」都轉讓給人為止，一共一百廿多期，另外一套「純文學」也是由創刊到終刊的，也迫於「無地可容」而送給人家的圖書館去。

我曾經發願要讀「四庫全書」，共十几個大書櫃（計七萬九千三百卅九卷。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搬進圖書館後，我最先把「目錄」借借（也有十几本）可是翻不到一半，已被館長勸令收回，從此這套書祇可以在館內借閱，不准外出，結果卻連一本都沒讀過！

十八歲的时候，循環晚報副刊「環海」的編輯黎之明兄，要我寫「情書一束」的專欄，用几個男性化與几個女性化的筆名，分別構成三角，四角，以至多角戀愛的爭執故事，那时候手抱「紅樓夢」，「西廂記」與「白香山詞譜」在身边，翻到那裡便活用到那裡，居然寫了無數篇「詞藻溫馨旖妮」故事蕩氣廻腸的一些文字，甚至招惹到痴心的讀者們寫信來報館要求與作者見面，可是不祇「紅樓夢」甚至中国另外四大小說「三国演義」「水滸傳」，雖然翻过，却從來沒有由头到尾的讀完，雖然愛書，愛讀書，愛買書，却又时时「可望而不可即」，前些时從報章上看到日本有出版八本中国「古蹟名勝」的

余册，分别由「遼寧、陕西、天津、南京、北京、上海、河南、湖南」八個省立博物館提供資料精印成「画迹巨帙」，初时祇有日文版，後来也有中文版，價錢很貴，可是一套之下，全套八本要花港幣一萬元，牡丹雖好，買回来又怎麽樣？再次因而無地可容的时候又再推讓與人，即使僥倖保存下来了，到了百年归老之後，自己喜愛的東西，兒孫们未必不当之是「草芥」，当垃圾倒出去，又奈誰何，與其不能帶到天堂或地獄去欣賞，不如想之便了，有機会或者在那個人的家裡或者图書館裡，「驚鴻一瞥」也算平足了心願。

还有一個此生此世未必能夠達到目的的心願，是想搜集世界上的「袖珍本」，聽說有一本祇有三吋高兩吋闊的「猶太聖經」，而且还是「手抄本」，要值美金九萬元，即使擁有了又怎麽樣？

另外，还有一個簡易的讀书方法，是「讀书評」，我很喜欢讀人家的「书評」，短之的一千几百字裡把书的内容精闢處一一介紹解釋，甚至指出得失的評語，即如你自己讀过一

4. 樣，而且經过人家的消化後，更加比較自己讀看書得多。

古人也有讀劄記的方法，以前的讀书人很喜欢「眉批」，一边讀一边在书的頂部批註自己心得與評語，有时單看「眉批」，不必讀内容，也知梗概，至於一些讀书人所寫的「筆記」，也大有益，可以事半功倍。

L. Hon Leung
75 Blackwell Avenue
Unit 48,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1K5

曾經快樂過

縱筆軒

人生回憶往事，人到七老八十的時候，總會想當年，懷舊情懷，很多往事有人會講到老人家嘮叨，祇會想從前，其實他們不知道往事是要經過歲月推積起來的，年青人正可請教這些老人，將有歷史陳跡，那未嘗不是可貴的資料。

往事有悲有喜，有離有合，也有曾經快樂過的美好時光，人生苦短，何必為不稱心如意的傷心事耿耿於懷，應要拋掉它，祇是懷念那些美好的事物。

所以，要回憶，也回憶那些快樂事。

什麼是快樂？孔子去遊泰山，在途中遇到了榮啟期很快樂的坐在路邊自彈自唱，問他為什麼這樣快樂呢，他答道：「吾有三樂，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以男為貴，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出世不久就夭折的意思），吾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他以為生而為人，又身而為男，再得高壽，得天獨厚，自認心滿意足了，更何所求。無論什麼事，想通了就是天堂，想不通就是地獄，凡事向好的方面想，無有不快樂的。

人能有自知之明，心性謙調，自是神仙。

回憶過去，都是追尋曾經快樂過的事物，一切隨心愜意。

不再記憶，否則，日日夜夜都記掛住那些愛情的日子，生有何意？倒不如早些脫得極樂，大家都知道什麼是「極樂世界」，或許死了便最快樂，可惜沒有人能夠告訴我的人是怎麼個快樂法而已。

一個快樂的告訴我，當我兩三歲的時候，母親很關心注意的告訴鄰居說我甚是小心吃，也很怕養不大，說我吃得很開心，很快樂，我想這是會的，但可惜自己卻從沒印象。

讀私塾的時候，靜靜地跟大一點的同學們跑到後山去捉蝴蝶，忘記放學回家的時刻，家人找不到我的蹤跡，急得要死，而我則快樂不知時日過，至今回想，猶有餘味。

原稿紙

談到美食，是我這大半生中，也有不少可以回味的記憶。卅年代香港大三元酒家六十元(那是當時的幣值，可以相當於現在的六千元)一碟的「大裙翅」，就先吃過幾次是真其正飯，皮下黃油的「大乳豬」，油香撲鼻，其肉比鴨肉更勝；蛇王滿裡的「大蛇羹」，印象猶新；東莞中秋節吃的「河豚」，鮮甜無比；「香蕉牛肉」(多麼雅的名字，卻也有一個俗不可耐的別名：花其砵)的生炒牛肉河粉，沙茶牛肉，「鹵水鵝」，「蚵煎」；新記元酒家的「吉列蝦球」，都是我久不忘的美食；家鄉的「水浸粿條」，「炒粿」，新和堆的「沙爹雞」，「海南雞飯」，肉骨茶，百食不厭！雖然不是珍品，適口充腸，自然美好，食前方丈，也許還

戀被竇

巢 斯

其实，在香港过冬天，感觉上会比多倫多还冷，因为香港是「濕凍」，多倫多却是「乾凍」，在香港时，冬天冷到五六度时已经奇寒難抵，但是多倫多零下三四度都是平常事。

在室内，多倫多经常都是保持在二十度左右的気温，而香港大多数没有暖気設備，隔一度窗，室内與室外差不了多少度，一様寒冷，因此在冬日裡，每天早上大家都捨不得那暖洋洋的被竇，戀棧不起，媽媽要叫兒子快些起身返學，妻子要叫丈夫快些返工，如果是假日，索性戀着被竇睡個飽，寧願不吃早餐，任那几斤重的棉胎压在身上。

做個現代人，自出娘胎，到了入學年齡開始，便成一個永遠「睡眠不足」的動物，孩子好玩，加上「家課」的压逼與电視的引誘，遲睡早起，永远在「睡眠不足」的情況下求生，到了成年，嗜好更多，飲食徵逐，自我殘戕，一樣睡眠不足，若果是好仔的，為求博取多些收入，加班兼職，更加睡眠不足。

到了多倫多，雖然不必「戀被竇」，但是一樣到處都是睡眠不足的人。

眼見很多後人週五晚上一直通宵打麻雀到週日半夜的，甚至到星期一早上的，真個自討苦吃！

如果迷上了「錄影帶」，借来的，租来的，也可以一連追看

到天光。

不看錄影帶，很多個电視台的半夜电影很精彩，也有捨不得（不）看的，明天一早又要趕着返工，自然睡眠不足。

記得在香港时，為了要听电台播放的白才女「冬訴心中情」，或者「寂寞訴心声」，「夜半奇談」，「愛曲夜眠遲」，「午夜剧坊」之類的節目，也一樣的窮追不捨，捱到兩三点还不肯罷休，莫非自己作賤？

雖然說一日廿四小时應該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睡眠的，但是能够有睡足八小时的，究有几人？

(心音自編[illegible])

Iu Hon Leung
75 Blackwell Avenue
Unit 48,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1E5

懶作者哀去來

梁羣

人，是站立在地心吸力上面的兩腳動物，所以，懶隋成性，成為慣性定律。

寫字枱上堆積一大批的東西，都懶得回覆，尤其是要趕稿的時候，寫有稿費收入的文章尚且手倦眼花，還會那既無收入又要傷腦動筆的回信，懶得理會。

可是卻最喜歡收到別人寄來的信，比較讀報紙更有趣，因為信中所報導的訊息，都有親切感，一事一物，無不與認識者有關，理應奉答，無奈執起筆來，卻時時在「乏善足陳」的狀況下，就此擱起，以己度人，也有連發數信渺無回音者，極為惆悵。

聖誕節前，寄出很多的賀卡，這是最好的「拋磚引玉」的方法，平時來而不往的，收到了卡後，為了表示自己還活在這世界上，無論如何，都非回敬一卡不可，於是收看手頭的收穫，非常開心，無奈很多懶人，祇是買了一張聖誕卡，胡亂簽上一個名字便寄出，了無情義，有時更不開心的，是那些早已印好了名字的，連上款也懶得寫，那與每天信箱擁擠的宣傳廣告何異？

如果能夠在卡上寫上幾句近況或者報告一些好與不好的消息，多麼稱心滿意，甜在心頭。

可惜，一年祇有一次，平時寄生日咭或者慰問咭的，

多數是有去無回，

人的情緒高低潮，是有週期性的，有時情緒低落，真個什麼事。都沒有勁，能夠暫時去落，由它去罷；一旦高潮來臨，又再幹勁十足，旺氣非常，一口氣的再接再勵，回信也是一樣，我有在一天裡曾有連寫三十封信的紀錄，頓時还清了信債。

Iu Hon Leung
Vi Blackwall Avenue
Unit 48,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1K5

出遲一丁

梁斯

日本有一种飲食麵，牌子叫做「出遲一丁」，大概很多人都知道了罷，目前市井上流行一句俚語「出遲一丁」，是指「慢了半拍」，「反應遲鈍」的意思，可謂「新潮行頭」，時下取意「唔夠醒目」之謂也。

歌星唱歌，遲了一丁點兒開聲，便走音兼荒板，歌迷馬上發噓聲，噓聲驟起，試問如何應變，「出遲一丁」之過也。

君不見电視台上的問答參賽者，按鐘「出遲一丁」，明明自己懂得的答案給別人搶答去了……半日楞後，在觀眾派闊笑的剎那，吃了敗仗，何其悲哀。

隨着社交的場合，人家反應敏捷，話道醒定，而你則感覺不足，一片空白，到大家談笑大笑時，你还莫明所以，甚覺無聊。

可是世事往往也是相對的，有時出遲一丁，也未必是不無好處，譬如猜「包剪揼」，如果你能夠控制得宜的話，看準對手的手勢，遲一丁兒出拳，贏個正着，次次都勝。

「电視台的參賽者」也是一樣，人家搶先一步，答了一個「錯」，你卻神定氣閒地細顧着答題說出正確的答案，反而佔了便宜。

1. 尤其是「選擇題」時，人家搶先提議了一個錯誤的提示，你已經看數了三份一，在其他的兩個中揀一個，最少，即使你也是錯時，第三者也沒有机会。

因此，有人以为自己聰明，其实未必，出遲一丁也有好處也。

可以，天生我才必有用，不要自怨自艾，新移民来到加拿大的朋友，有时会感覺到比人「出遲一丁」，不要緊，把握机会可也。

Iu Hon Leung
75 Blackwall Avenue
Unit 40,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3E6

一念之仁

樂斯

夜半到，忽然听见背後垃圾桶裡的膠紙袋沙沙作响。回头向裡面張望一下，紙袋底有一團黑色的东西，好像一把枯葉，还有一條莖樣拂着。正想伸手去拿起来看個究竟的当兒，突然蠕動起来，嚇了一跳，看清楚却是一头小老鼠。连忙把膠袋口揢住，揢了几個圈，將袋口紮緊。那東西在袋裡掙扎，顿时心跳加速，緊張起来，想着如何處置方可。

本来想把袋口打開，將牠倒進水厕裡，一手拉水制把牠冲去，心裡却怕倒牠不個正着，掉不到水裡去，或者袋口剛打開牠便竄將出来跑了。

不如把牠連紙袋摇向厕边，擊牠個半死，或者拿將过去，才替牠鬆縛倒入厕裡。可是又怕用力太猛时，紙袋爆了，牠又未死走了出来，豈不前功尽弃。或者用棍隔袋把牠打死，又怕声响太多，惊醒了家人，以為出了什麼事故。

於是一念之仁，不如把牠困在紙袋裡算了，讓牠閉在僅有的空氣中，窒息而死。拿到二樓的厨房裡，放在大垃圾袋裡，用一些别的垃圾压住，明天才再来處決。

不料，第二天早上打開大垃圾袋視看，那個小垃圾紙袋輕飄飄，拿起来摇動，個中無物。細看紙袋边緣咬了一個小孔，原来牠咬破了紙袋溜了！

這一次太糟了，放虎归山，引狼入室，不知牠跑着廚房那一個角落去，從此養虎為患，災禍無期，吃过早飯後，大動干戈，預備了兩枝木棍，搜索鼠踪，老伴听見焗炉下面有声音動靜，連忙打開炉門一看，果然有一兩顆眼珠閃動，一棍進擊，突然無踪。

一回兒又発觉牠在烘麵包炉的背後躲藏，老伴一棍從隙縫塞進去，碰着軟綿綿的觸覺，以為真是刺個正着；自己先驚叫起來，連忙縮手，看清楚却是頂着一团紙巾。眼看那小鬼跳出來又不知跑了那裡去了。

三番几次搜索，都是來無影，去無踪的捉迷藏，却把自己累得神疲氣喘了；夜了，把食的東西都藏起來，找一個「老鼠夾」放一條烘过的「鱿魚鬚」，希望牠夜裡上当，怎知「鱿魚鬚」太長，牠咬走了，鉄架却夾不着牠。

第二晚換一條短的，或許牠也精了，寧願不食，隔了一晚，原封不動。

白忙了几天，牠也不知道牠躲到那裡去，夜裡把所有的房門都関緊，生怕牠跑到睡房裡去咬爛衣服，也怕走到士多房裡咬東西，千防萬防，家鼠难防，一念之仁，把牠放过了，却惹來無限隱憂，不知伊於胡底，奈何！

多倫多的郊区住宅，本來，一向是沒有鼠踪的，這小

Iu Hon Leung
[illegible] Blackwell Avenue
Unit [illegible],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B 1K5

兔不知是從那裡跑来的，兔子說恐怕是天気太冷，牠在別處耐不了凍，跑進这有暖気的地方，怎麼会在厠所裡掉進垃圾桶的膠袋去，卻是一個謎！

祗有誠心祈禱，祈求上帝讓這小东西自生自滅好了。

文化萬花筒

這個既可愛又可恨的城市——多倫多　　梁斷

一九七二年，初到異埠，那種「華洋雜處」的感覺特別深，大大個[illegible]的「又[illegible]」，校外根大的樓宇，土巴用[illegible]的「雁實樓」似乎隔得很遠。

七五、七九、八零、八三，每一次再來時，似乎這裏有越來越多的[illegible]，初時的一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的據點。那一[illegible]的[illegible]。友人請我到[illegible]，當時[illegible]的一[illegible]，個個[illegible]以「[illegible]」作[illegible]，八二年來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八三年正式移民到此，「雁實樓」變了「新市」，於[illegible][illegible]的新址，[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愛了一[illegible]，也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叫「[illegible]」。

第一次來時，孩子們[illegible]，[illegible]有什麼好，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英文名叫 CHARLES，這個[illegible]的稱呼，有人叫他「[illegible]」，有人叫他「[illegible]」，但[illegible]叫他「[illegible]」。

1. [illegible]自己起一個別字，以他的[illegible]叫「[illegible]」，[illegible]叫我「[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了「大[illegible]」[illegible]，似乎是[illegible]的地方，不[illegible]

真個「移民善也」，到了「說夢書呆」的地步。於是只好又導不得不「遂移歸也」，這也就是我所說「導夢」的來由。

在書架，打破舊日作文「八股」（「文章」），每個人在他寫一二千字文以下，以為到了這種程式，但看其中一本全部大有可讀，也就是人每不知天真、想像、活潑、…

雖然這裡每十多行根本就是說，可是作者用意[illegible]，沒有這個想法，如果本來是工人很健康，工作效率也很高，跟如此時勢[illegible]，工人[illegible]到了新[illegible]，已[illegible]時間以作[illegible]，何以[illegible]，[illegible]自己「[illegible]」的主張[illegible]，又不能[illegible]，[illegible]。

說到「[illegible]」，更不[illegible]人，有可以[illegible]「[illegible]」的地方，都是不設[illegible]的同時，有一個[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不需要[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

也有一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原因，[illegible]工人[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

2.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站四個小時，走上課半個小時，一趟就花了一日的時間。

人說[illegible]時間[illegible]，但[illegible]，我卻[illegible]時間

不能作何用：看報、看雜誌、看電視、[illegible]、[illegible]、回信。

除了[illegible]時間，再加上下課、[illegible]，[illegible]

事，所以說，[illegible]時[illegible]了。

[illegible]，[illegible]有一[illegible]

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狀況。

更糟的是常常給了我[illegible]，如果要的[illegible]好，把腳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

請個固定時間，是[illegible]大件事，小則[illegible]，大可

「振興」。因此，我說：如[illegible]，這句古話，真正有[illegible]的机會。

[illegible]了大地，一片白茫茫，無聲無息，有時[illegible]天

上的[illegible]，[illegible]的時候，

我會[illegible]世界。

同[illegible]一日的[illegible]，半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

費這麼大的功夫撒下滿地棉絮，於人何益？徒苦民耳！即使要製做這麼多的麵粉，也太浪費功力，天地不仁，其斯之謂乎！

雪白的背後是糟里，一大片白雪皚皚的地面，給車輛劃出條條斑駁的黑线，行人路上，也給人踐踏出個個黑印，劃雪車一翻，倒在路边的雪堆黝黑難看，到了將溶仍未盡溶的時刻，更加難看，就像大战过後，屍骸遍野般一截截地躺在荒郊，真個是慘不忍睹！

可是，嚴冬过後，草木皆甦，樹枝佈滿了細蕊，今天才看見牠發芽，明天便露出綠葉，三四天後滿樹皆綠了！枝头鳥噪，一片「春來了」的景象。

地面上的草，驟然青綠，驟然長出黃花，驟然変成白色的球，爆破了，白絮紛飄，好一幅「滿面春風」的畫面，個個構圖，都可以成为「沙龍」的作品。

陽光普照，風和日暖的季節，郊遊旅行，長程短途，採摘櫻桃，草莓，苹菓梨子，都是人人喜愛的節目，多元文化的活動，免費教育的參與；文娛遊藝的欣賞，可愛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一個有廁所的地鐵站

梁斯

友人來電話告訴我：EGLINTON地鐵站不但有廁所，而且還有超級市場，可以不必出閘便買到東西再坐地鐵回家，方便得很。

因此，找一天興致勃勃的特地跑到那兒去，實地觀察一下，靜觀廁所後又去買東西。

那裡的廁所面積不大，祇有三個廁位，沒有專為傷殘人仕而設的特別設施，兩個尿廁兩個洗手盤，乾手機有地氣帶吹拂，可是天花的光管祇裝在中間，廁位上沒有，所以幽暗一片，地方殘舊，雖有通風設備，[illegible]因此略有臭味。

廁所外的大堂，兩邊有五六間商店，較大的一間是食物商場，貨品的種類相當豐富，一般的肉食生果蔬菜都可以買到。

比起WARDEN，廁所沒有那麼老舊骯髒，商店裡的東西却多了很多，有空閒時間的朋友，不妨到那裡走一趟，過足過足也好。

20×20=400

春城無處不飛花

梁斯

捱过了寒霜和冰雪，春天終於到来了，昨天的枝头还是花蕾纍纍，今天却已茁露嫩芽，明天就枝葉繁茂了。

草地上驟然長出了無數的黃花，文詩人曾經讚美过这「青草地，小黃花的情境」，竟然却是害人的「毒草」蒲公英，过不了幾天，黃花变成了白色的圓球，一會兒像棉絮般隨風飄散，吸入鼻腔裡，便成為導致人難以忍受的花粉症了。

还有無數從樹上紛散的花粉，有形的像飄雪紛飛的瀰漫空間，無形地不知不覺地鑽入了人体，那便是「花粉熱」了。

每年到了这個季節，街道上便可以看到很多掩着鼻子，愁眉苦臉，低着头疾走的人，都是染上了花粉症的。

據說初到加拿大的人，对花粉症都有抵抗的能力，但是住上了三四年後，这种抵抗的能力漸漸地消失，很容易便會染上毛病，所以有人稱它為「入籍病」，因為这個时候差不多够日子可以申請入籍了。

花粉症的病徵是早上起床，禁不住一連打噴

個噴嚏，身體自自然然的流下鼻水、未補、眼水也還是一齊來，拿紙巾拭鼻、拭眼角，把鼻涕全部擤淨了，手封連打噴嚏，過了半夜，鼻水收乾，（好像未曾）發作，一切症狀都消失了。但是第二天又再來過，這樣連續的過了一段時期，每天過後便無影無蹤的。

要是醫治的話，去找醫生打針，但是花粉有很多種，你所敏感的是那一種，要每一種打過了，觀察你的反應是否對症，所以要扎上很多種不同的針才能判定而對症下藥，找到對象後，也不是一針便可以從此根絕，而要間斷一連打下去，有些人一連打了幾年，還要繼續受罪。

這裏想說明，希望有一天能夠研究出對付這種花粉症的毛病，有一種特效藥根除的方法，功德無量。

入籍前後

梁斯

移民到加拿大來，在四年裡住足三個年頭，便可以申請入籍。

入籍的程序不是考試，也不是面談(INTERVIEW)而是「聆聽」(HEARING)。

聆聽你對於加拿大的歷史地理政府結構公民權利與義務的認識有多少。不是懂得說流利英語或法語的人便知道。甚於並不是懂中文的人便清楚中國的歷史地理一樣。

所以在事前唸入籍班是有些需要。從入籍班的課程中你可以明白「移民法官」所要你回答的一切問題的範圍與概要。

第一個步驟是去拿個取一份表格，約好「入紙」的日期，全家大小填好，須備兩張兩寸半身照片，據說沒有規定你所需要的尺寸，不過可以依你在出世地下方護照的相片標準作準。

如果在四年內有離開過加拿大的，還要填一份回頭紙的表格，詳細列出離開前和返回後曾經做過一些什麼事情。在離開時有沒有把房子賣掉，把車子賣掉，取消了銀行戶口與中止CHEP。

當入紙那天，對照過你所填的項目無誤與驗看證件後，繳納四十加元的費用，在家等待三至四個月後便可以得到通知「聆聽」日期的信件。

「聆聽」當日，依時到移民法庭去見移民法官。要帶同銀行

戶口謄本、旅行證件(護照或CI)、經過人權組的[illegible]證查、
和社會保險號碼、CHEP謄本一類的文件。

移民的過程，許多會談你的個人[illegible]問到[illegible]十[illegible]八歲個
地，八歲個地區，住在那裡，何時離去，何時搬遷。
與政府有不同的政見記錄，現時民主政府由何人
執政，非人民選舉，反對他們之民選議，總統，總理，首相，
村長，市長的名字。(佔有記錄[illegible]) 人民的權利義務，政黨等相關的工程。
這些都是可能問到的問題。每個人都會問十多個問題。能
回答這些問題，大部可以PASS的。

PASS之後不久，即時舉行宣誓，如果未能通過，就再擇再
考，因為再談一次，再集中精神。

在宣誓典禮的會場，就有一、二百人同時進行。
各種膚色的人都有，許多坐在同座上，等待著[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有人[illegible]，也有人[illegible]。[illegible]可
以[illegible]，也可以[illegible]，[illegible]。
可以人們[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2. 成為[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
也有人[illegible]「[illegible]」。

此後，便可以[illegible]，作為[illegible]國公民的旅行證件，
[illegible]。

移業寄情

入籍趣趣

黎業斯

住滿三年便可以入籍。有關入籍「見面」(INTERVIEW)的情形，頗為有趣，摘錄於此，以博一粲。

父母女三人一齊去見移民法官。母親怕得要死，事前已經三日三夜食不安眠不樂。女兒先對移民法官說她的母親有點怕，法官安慰她一番，無形中先打了底。父親把個人資料唸得滾瓜爛熟，法官祇問一句「你叫什麼名字」，他便把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做什麼職業、來了這裡若干年、從未沒有離開過、很歡喜做加拿大公民的詞句，一連串都唸出來，把法官引到笑不可仰。於是父母女三人都很容易便通過了。

又有一個事先女兒教她答話次序的，法官第一句「請坐下」(PLEASE SIT DOWN)，她立刻便答「我叫×××」，法官見她誠實可喜，也就容易及格。

也有誤聽到連數目字也弄錯了，「三年」答作「五個月」，明明自己懂得的數目字，到口邊都說不出，狼狽非常。

當杜魯多還是當政的時代，一個陪他見面的人提他答覆總理是誰的問題時說「踏板上個把」，他連隨答以「菜刀」(番薯)，
1. 於是過關。到問「做公民有什麼權利」時，提他「狗吠」，他即時醒起VOTE，VOTE兩聲，一聲(選舉)則可以，兩聲便糟糕。

一個在香港趕程回來參加「見面」的，不知道杜魯多已經落台，新總理是杜納，仍然答是杜魯多，於是法官請他再讀「入籍班」，再來考過。

也有一位派完信後去開的士，消遙自在，再而兼差做文員，做会計為人核数报税，一如自由身的神采。

也許郵局有鑒於郵務員太空閒，一度曾经与CONSUMERS DISTRBUTING郵購公司合作，在郵局的一角陈設貨品樣本，購者可以親自選購，也可以預定送到收餞，可是成績欠理想，因而作罷。

又試过要郵差们兼任抄水錶、电錶、煤氣錶的工作，每天抄几户，三种錶一齐抄，節省了不少人力，可是工会反対，又是不了了之。

郵政局是独立机構，不是国营，但是每年亏本，政府自然照額津貼，工作效率如何，有目共見，最近一下子撤消了几百個郵筒，据説是減少了收集郵件的郵車停車的次数，縮短了分信與派信的时间。

又提倡議多開「社区郵箱」，（一個地区像香港大厦般的集中信箱在一起），減少每户派信的工作，住户要自已到「集体郵箱」去取信，以前新郊区臨时設立的「集体郵箱」以為不久便可以独立派信，更加不必指望了！

如果不但不撤消，反而新闢，豈非「開倒車」乎？吾欲無言矣！

郵費又在醞釀「加价」中，天曉得！

電視上报導有人要向郵局要償到「社区郵箱」取信的損失，真是好事，但愿他要償成功。

20×25＝500

楓葉寄情

有藥難補

巢斯

在香港移民來多倫多時，帶了一大批的中藥材，以備冬天進補，可是這裡的兒媳孫男孫女，一致不喜中药氣味，認為其臭無比。

其實杜仲的味道很香，但是在他们的嗅覺聞起來，卻認為氣味難忍，於是祇好趁他们返工上學的时候，趕緊速煲帶飲，把药渣也銷屍滅跡，打開窗户，讓药味走散，怎知他们放學放工回到家裡，仍然說是臭氣薰屋，真個莫奈他何。

孫兒们喉嚨乾涸，是秋天氣燥，煎些洋參加白芍甘草的水給他(她)们喝，應該是甘香可口，可是他们入口即拒，說是怪味難飲，令人啼笑皆非。

原稿紙 第 頁

楓葉寄情

郵差、优差、兼差

巢斯

加拿大的郵差是一行最佳的職業，起薪是每年两萬多，很多人去求職，人数之多，使就職登記的部門要為他們另設專案办理，多倫多市與士嘉堡各設分局，候補名单長到不得了，但是先决條件要入了籍成為公民後才有資格申請，入选後也要經过地理考試，通过後再審查其他條件始有希望当郵差。

這裡不同於香港，郵差不必到郵局拿信，不必背上沉重的郵包搭船搭車長途跋涉去指定的地区派信，郵局先把分区的信件用卡車送到路边的綠鉄櫃藏好，郵差祇要開車到附近停泊好，用鑰匙打開鉄櫃拿出当天要派的信，逐戶派發後便可以收工。

派信的时间没有嚴格規定，郵差可以上午派，也可以下午派，甚至有時两日才派一次，如果綠鉄櫃裡的信太多，也可以祇拿一部份去派，其他的留待第二天才派，責任祇是把櫃裡的信派完為止，遲早由人。

理論上郵差是全職的，不可以兼差，但是暗地裡兼差的，也没有人發覺，一個開了一爿街角商店(CORNER SHOP)的每天一早把信件派完，然後返回店裡主持大局，一樣神不知鬼不覺。

1.

楓葉寄情

買报的煩惱

巢斯

在多倫多，大多数的中文报纸都是提前一日出版的，星期四出版的，报头已经印上星期五的日子。

所以出街買报纸，有时要動動腦筋，分辨已買了没有，一下不小心，可能重買，返回家中，才發覺昨天已经買过了，痛惜浪費。

有一份报纸，照例逢到星期五纸，可以買到星期二實際上是星期一出版的，永远是舊聞，跟在後头，忽然間眼前一亮，竟然是星期六的，趕緊買一份回家，才知道是上個星期六的！当堂吃癟。

有的印刷奇差，看得人火起，因為是剪报版的，字体的筆劃斷斷續續，潰不成字，金睛火眼想看清楚，也不辨誰是馮京，誰是馬涼；也有一段深色的、一段淺色的，深的漆黑，淺的淡薄，兩不討好，甚至有些中間几行，由头到底，都印成空白，不知所云。

常时見到「文不对題」的消息，因為中間攔腰一截，没有下文，題目所標示的祇登了一半，上半版或者背後頁登出同樣內文的消息，更加古怪的，祇是標題有别，可見是剪自兩份不同的报章，陰差陽錯踵在一起。

定报也有煩惱，郵局效率太差，隔了一個星期才派到是

20×25 500

平常事，一来却又几份一齐到，出街遇上已经訂阅的报紙，標題吸引，不禁又买了一份回来，平白多了支出。

有时想买這份，这家没有，跑过别一家买时，看见别一份报紙似乎还未相識，手癢把它一齐拈起，結果又是重买，祇怪粗心大意。

最近発現一份报紙更妙，同一日裡第七版與第十版的内容，竟然完全一樣，真是天下奇闻！

楓葉寄情

半家之主　　巢斯

常言道，男人是「一家之主」，可是时至今日，男人卻淪為「半家之主」而已。

現乎加拿大的法律，男女双方一经結合，所有財產都各佔一半，如果鬧起離婚，全部財產是也要分為兩半，男女各佔其一。

可以「老竇」不要以為兒子是「一家之主」，動輒责以大義，不敢使用「家主」的权威，治家治国平天下，因為「天下」已经一分為二也。

初來步到的老爺奶奶，常时看不慣兒子被媳婦支配着，樣樣事物唯老婆之命是從，要知道「三從」老早已经变了「四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之外，再加上「移民從媳」，然後可以樂天安命，在此活下去。

桐葉寄情

一點那個便頭疼

張秉鈞

多倫多的嚴冬就將降臨，室內一直保持廿二度，和暖如春，很難想像門外的北風有多冷，以為穿得夠了便推門而出，怎知才一出門，冷風迎面吹來，頓覺得不對勁，馬上縮回屋內，再加重衣，怎知在這「一點那個」便頭疼了，已流鼻涕一齊來，咳嗽喉痛難忍受，非看醫生不可。

門鈴響了，隔着玻璃窗一望，郵差手持掛號信，連忙把門打開，拆信，原來是你的一點那個，自從你不回去，心想縮回屋裡穿夠了才出門，但是人家在等，也覺得不好意思，那時大陸保暖衣也久違，寄來之字，自振作振那此刻時光，收信關門又頭疼了，真是咎由自取……

奉勸公公婆婆們，小心為妙。

楓葉寄情

爹哋不是我

巢斯

我這個在香港的时候被人叫慣「爹哋」的人，到了多倫多，听見有人叫「爹哋」，馬上应声，却时々擺了烏龍，因为我应兒子也应，原来媳婦叫「爹哋」是指她的丈夫，而不是「我」。

但是面对面时，她也一樣用「爹哋」称呼，所以每聞「爹哋」之声，先要辨别用意何在，才可应咀，以免誤会，習慣成自然，每々反应遲鈍，於是老妻又責備我「聾」了！真是两面不討好。

奉劝身为「老爺」的人，深自警惕，因为「老爺」的呼声早已成为歷史陳跡，代之却为两代皆可通用的「爹哋」，祇有戰々兢兢，留心应付而已，奈何不得。

桐楚寄情

有家等如無家

紫蘄

最近，多倫多興起換屋的浪潮，不少人買了新屋，卻以法子依時交屋。

但是舊屋又到了要交給新主的時候，於是祇好暫時把傢俱寄存在友人的車房裡，有的卻租了短期的貯物倉（MINI STORAGE），自己一家人去住酒店，的士都有開支。父母夫妻子女擠在一個房裡，每天早餐胡亂裹腹後各自返工上學。午餐飯和母撲碌碌去飲茶，晚飯也隨處往外便解決，吃得味精多，雖乾淨淨，連湯水也欠缺，非常不舒服。

也有暫時搬到母親家裡去的，大家擠住一下，新屋又久仍未完工，入伙之期，尚需有待，也祇好耐心等候，有家等如無家，真非始料可及！

欲言堂隨墨

釋名

梁巽

世間有所謂「一言堂」者，也有「衆言堂」，「我說的話才算數，別人說的都是胡說八道」，是爲「一言堂」也。

「衆口爍金」，「衆議紛紜」，便是「衆言堂」。香港有份報紙，就是因爲開了一版「大衆論壇」而起號，可以見得有話要說的人很多，有機會給他(她)們發洩一下，趨之若鶩，爭先恐後。

我這個「欲言堂」，卻祇是我個人要「暢所欲言」的地方，不過，有時也會「欲言又止」之謂也。

自古以來，文士雅士都有「隨筆」之种玩意，既可「隨筆」，爲什麼不可以「隨墨」。

「隨筆」者，便是寫完了「正經野」，順便「舒暢胸中塊壘」，天馬行空，任意所之；那麼滴水磨墨，揮毫之餘，餘墨未乾，隨一隨之，有何不可？所以人家「隨筆」，我偏「隨墨」。

我第一次用這名詞是在一九四零至四一年之，由香自然兄（他是星島晚報總編輯唐碧川的弟弟），筆名「香山」，香山是「坦克車」的別名，有「橫衝直撞」的意思。現在紐約經售房地產業務。我就接住所編「中國晚報」港聞版寫的一個小框框，欄目便叫「香江隨墨」，針對當時最新的香港新聞事件發揮，頗受歡迎。

誰料那年聖誕節，香港便告淪陷，「中國晚報」關門大吉，「香江」果然「隨墨」；連稿費也「墨」得毫無蹤跡。現在來了多倫多，正是人墨兩地，地墨都向「旺」，再來「隨墨」一下，必發大利大吉，不會黑墨墨吧，是爲序。

欲言堂隨墨

開張大吉

巢斯

欲言堂開張大吉，当然应該「燒炮仗」，以前香港燒炮仗大行其道，过年过節，都可以听到炮声震耳，新舖開張，当然燒一串由天台垂到地下的大炮仗以示庆祝，可惜自從一九六七年騷動後，政府禁止燒砲，連農曆新年也「靜嘤嘤」，好在加拿大，如果要燒的話还可以。

談起燒炮仗，同樣是「燒」，意義却有所不同，如果是大排酒席，門前的炮仗燒过後，便是表示「入席」，賓客看見在燒炮仗，自動不敢進入，樓下大堂也会擺出一個請牌寫鳴炮謝客，表示已經停止「迎客」。

但是新舖開張，鳴过炮後才是秩序開始，嘉賓貴客，與貴入門，向老板恭喜，大展鴻圖，一本萬利。

有一個故事：開張大吉拜土地，燒猪要搭配一片「猪脷」，以表示「有利」的意头，怎知那隻饞咀的猫兒一個不客気便把猪脷啣去，小伙記気急敗壞的走到老板面前說：「事头，弊囉，唔見「利」呀！

老板怒気冲冲的罵他「大吉利是」，唔見蝕(舌)，吐口水講过」！忽然猫兒走过，小伙記大声一喝，猫兒突然放下猪脷，急忙逃走，小伙記檢起猪脷走告老板說：「好啦，好啦，揾到蝕」呀！

老板給他気個半死，「唔係，揾到脷(利)呀！蠢猪」！小伙記却还是莫名其妙。

姚湛樑稿箋

欲言堂隨筆

莫名其妙

這是發生在四十年代的香港故事。一個由澳門來香港旅行的人，從九龍過海，進入「天星碼頭」，看見「中門大開」，人頭湧湧的擁上船，沒人向他收錢。奇怪的告訴朋友：「香港真是天堂，連過海也不收費」。

朋友告訴他這是犯法的，那是持有月票的進口處，應該在另一閘處的窗口買票(船票)。

下次他乖乖的在閘口買票，給了錢後，等拿票，站着不動，收錢的問他為何不走。他回答「票呢」，收銀員告訴他不用拿票，付了錢便可進閘過海。

換過了碼頭乘搭電車，坐在樓上，付了錢也不跟售票員拿票，一回兒稽查上車查票，他說付了錢不用拿票，「稽查」認定他沒買過票，責令售票員要他補買。

又一次他懶得上樓了，坐樓下，給售票員兩毫子買票，售票員告訴他樓下只收一毫，把一毫退還給他。

這次他學乖了，在尖沙咀坐巴士，坐樓下給一毫子買了票，怎知到了油麻地，售票員便嚷着「毫半站」，要他再買票，到了旺角又是「一毫半站」，再給一毫，到土瓜灣也「一毫半站」，再給一毫才到達九龍城，結果要花四毫子，向朋友交涉，朋友說為什麼你不一開始就給兩毫，「又話坐樓下收一毫」？真個莫名其妙！

欲言堂隨筆

世紀裡的亂世鴛鴦

葉新

清末民初，很多人都向海外求生，不論是自願或被騙、被「賣豬仔」的，大量壯丁走洋過海，走到南洋、美國、加拿大去出賣勞力，丟下妻兒在鄉間，起碼十廿年甚至三四十年才衣錦還鄉，可能也帶一個「番婆」回家拜祖，苦守「寒窯十八年」的王寶釧大都順從夫子，能夠相安無事，不會爭執吃醋，這是老舊時代。

時至八年抗戰，也是面臨死別生離的時刻，丈夫留下鄉間的「糟糠」，去了大後方重慶娶個「抗戰夫人」，到了勝利後接收，又討個「勝利夫人」，戰後拍攝的「八千里路雲和月」與「一江春水向東流」的電影，便是描寫這三種夫人間的衝突矛盾，糾纏不清。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由大陸撤退去台灣，一隔四十年，最近開放大陸探親的禁例，卻惹來「大陸夫人」與「台灣夫人」的鬥爭，控告丈夫重婚罪，已經有獲得勝訴的案例。

戴卓爾夫人在北京跌了一交，惹來中英協定，開始有「九七大限」的新名詞，也掀起移民狂潮，不少夫妻過著「兩地相思」，男的成了「太空人」，飛來飛去，女的變成「內在美」「內在加」，很容易因為「深閨寂寞」而招蜂引蝶，另結新歡。

男的在香港，風流歡合離譜，往往既又有新歡，甚或要可捉回的家變，這個世紀中的男男女女，都在亂世中，上演著幕幕的愛情悲劇，是誰之錯？

欲言堂隨墨

聚散匆匆

巢斯

這個年头，由香港来的人多，回香港的人也不少，常时听見某一個人昨天来了，要約他後天飲茶，忽然說他明天走了，人似飛鳥般的忽然在東、忽然在西，連捉摸都来不及！也有世事無常的，前天才跟他一道談笑風生的人，过兩天忽然傳来他蒙主寵召的消息。

又如三天兩夜的旅行，初时似乎感覺到為期非短，剎那兩天兩夜的时光消逝去了，轉眼便是第三天，到達收拾行裝打道回府的时刻，頓然感覺到时間者飛，光陰瞬息，驀然嘆喟！

天下盛筵，無有不散，鬧哄哄的週年大会，也有曲終人散的时刻；等備經年的婚宴，当賓客去後，新人搭飛机去渡蜜月，老爺奶奶面对着冷清的酒楼結算飲食賬的时候，落寞的心情無限感慨！回到家裡，連傭人都睡去了，倆佬默然相对，疲倦到双眼瞌睡，是快樂，还是悲哀？

跟在身边的「襯腳仔」，好不容易的打發他去外国讀書了，剎那間暑假回家团聚，剎那間又假期满了，再上飛机求學去，媽媽巴不得他回到身边呵護一下，可惜他跟朋友仔聚舊的时間比留在家裡多，話也沒說多句，又要走了。

人生便是如此，相見时难別也难，才留鴻爪，又作分飛燕，聚散匆匆。

姚蔭梁稿箋

欲言堂隨筆

酒色財氣

從梁對

中國成語「酒色財氣」四個字涵義甚廣，已括了大男人的心態。很多年前看過了一部电影，片名就叫「酒色財氣」，上演時要譯一個英文片名，找過好几個專家，結果譯成WINE, WOMEN. MONEY 祇有「酒色財」而沒有「氣」，「氣」字很抽象，很難譯，據說「氣」便已涵在那三個字裡面，不必譯出來。

梁實秋的「遠東英漢辭典」則把它譯成 WINE, WOMEN, WEALTH, AND POWER—FOUR MAIN TEMPTATIONS TO A MAN，把「氣」譯成「權力」，雖然「權勢」也是大男人的心態，卻並不完全代表「氣」。

「氣」者，有空氣、殺氣、烏煙瘴氣、嘔氣、氣個半死、吐出一肚氣、嚥不下最後一口氣……多到不可勝數。

「氣」能逼人，固然要相對肆，「氣在胸間」，也是有氣無處抒，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有怨無路訴，祇有「自己吞氣吞聲」，「憋氣同胸」，是某些人的咽喉，教人難頂，「有口難言」，自己乾著急；「要氣同事」，拿他們的固執，「盛氣凌人」，咄咄相逼一個，「出口傷人」，總算不吐不快。

凡此種種，都是「氣在作祟」，世間之氣，何其多也，祇好「抖一抖氣」！

還有「氣沉丹田」，功夫老到；「吹氣如蘭」，美人香澤；「氣憤難平」：天下烏鴉一般黑，「英雄氣短」，到處楊梅一樣花。

欲言堂隨墨

巢斯

等，等？等！

人，一生中都在等，等？等！

其实未出世已经在等，在母体中等出世，父親在產房外躑躅徘徊，焦急盼望，無数次瞧着產房的出口，等待着是生男还是生女的訊息，母親躺在產床上，也是輾轉呻吟的叫着痛，巴望快些把那嬰兒插出膣口，时间一刻一刻过去，等得多麼長久？

出世了，落地三声喊，好醜命生成，從此便進入等的世界，等拿出世紙，等打防疫針，等牛奶，等尿片，等看医生，等吃飯，等拉屎，等哭了要停，等夜裡睡得安寧。

再大一些，等学爬，等学行，等学講說話，等会叫爸爸媽媽，等坐学行車，等坐三輪車，等幼稚园，等入小学，等校車，等入中学，等入大学，等攞文憑，等攞護照，等去留学，等女朋友，等結婚，等生仔，等湊大個仔，等搏命揾世界，等個仔来養，等退休，等死，死了还要等山地，等火化，等上天堂或入地獄。

移民與「三等人物」這句話，「等食，等瞓，等死」，未死之年，数数还有幾多個「日曆」可撕，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每天撕一張，似乎很長久，怎知撕撕下便撕個清光，一生人除了幼年童年不知死活外，進入懂得患得患失的青少年，壯年中年及老年的日子平均最多六十年，其实不过二萬一千九百張日曆而已。睡醒一覺便撕去一張，人生不过撕了之二萬多次，想起多麼悚心！

加拿大境內遊

探訪白求恩故居

黎華軒

諾爾曼白求恩醫生(DR. NORMAN BETUNE)是加拿大人,可是他一生的輝煌歷史卻是寫在中國的土地上。在他四十九年的生命中(一八九零年三月三日出生於多倫多以北一百英哩的一個木材業小鎮格雷文赫斯特城(GRAVEN HURST)裡,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死於中國的晉冀中平原游擊戰區),前是從事於救死扶傷的醫療工作。在中國,人們稱他為白求恩大夫,在加拿大,把他作為英雄人物看待。

他的故居,位於約翰街(JOHN ST.)與賀遜街(HUG HSON ST.)的交叉處,由多倫多市出發,沿四零零高速公路向北行到十一號公路,看到格雷文赫斯特的標誌後,右轉MUSKOKA RD.,再右轉BAY ST.,左轉JHON ST.,在HUG HSON ST.左角的交叉處,那座白色的房子便是了。

那座故居祇有兩層高,前後左右都有草地,高壯的大樹遮蔽陽光,四邊有及腰的白色木柵欄圍住。正面兩邊各有一個豎起的銅牌,分別用中英文敘述這是白求恩醫生的紀念館,和他簡單的歷史。

這所紀念館建於一八八零年,在政府購買前一直作為長老會牧師的住宅。白求恩的父親馬爾科姆·尼科爾森·白求恩(MALCOLM NICOLSON BEHUNE)(一八五七—一九三二)也是牧師,他主持的諾斯教堂離開這間屋祇有兩個街口,現在

稿箋

由加拿大公园当局代加拿大外交部管理，成为历史保护文物之一。每年自六月一日至劳动节(LABOR DAY)每日由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开放。其余使市民参观，冬季时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开放，法定假日不开放。

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无不瞻仰

因为他在中国有一段令人景仰的日子，可以说凡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不管他是留学生或者过路的来访游人，都要赶快地去瞻仰一番。中国政府设置在加拿大的辅导机构，也有安排来加的人们去探访这故居的活动。

抵达这故居的门口，便可以遇到穿着制服、热情诚恳的管理员，他会带领参观者逐房介绍，楼下是客厅，卧室连厨房厕所，一切都依照一八九零年时白求恩诞生时的模样陈设，反映他家庭里的爱好和习惯。转上二楼，几个房间之间，按着编年的次序陈列出他生平事迹的图片与遗物，都有中英法日文的四种文字说明，参观完毕，馆员还会送给你一本小册子，有四种中英法日文的版本，笔者要了两本，一本是英文，一本是中文，前些他的内容说明虽是同一样，但是刊印的图片却各有不同的选择，可以见得馆方心的巧思，因为他会配合不同的人的兴趣和重点安排刊印。

白求恩的一生历程

他的祖先来自蘇格蘭，是地主階級與法國胡格諾派(HUGUENOTS)教徒。祖父是多倫多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医學系的首創人之一。父親一八七一年與英國一個熟練木匠的女兒伊莉莎白·安·古德温(ELIZABETH ANN GOODWIN 1852—1948)結婚，父親在多倫多的諾斯神學院畢業之後，便帶着他們的長女珍妮特·路易絲(JANET LOUISE)搬到格雷文赫斯特，担任諾斯長老会的牧職，白求恩一八九零年就在這所牧師住宅裡出世。一八九二年，他的弟弟馬爾科姆·古德温(MALCOIM GOODWIN)也在這屋裡誕生。

從童年时代，白求恩就是一個個性倔强的孩子，任性好奇，有独立的主見，不受父母的規律約束。六歲时，他自己一個人流浪到多倫多去探索這個城市，幾個小时後才回家，把父母嚇個半死，以為他失踪了。

白求恩一家，在他十四歲以前，搬过六次家。一九一一年，他在多倫多大學的生物學院讀书时间，忽然辍學到边疆學院(FRONTIER COLLEGE)工作，又在北安大略省的伐木场裡為工人們開課講學。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參加加拿大皇家陸軍医療隊中，派到去法國的伊普勒斯(YPRES)当担架员，受傷之後才回國完成他的医學學位課程。一九一七年又再次投入伍，這次他是参加加拿大皇家海軍。

復員以後的五年間，他在英國從事大學畢業後的醫學研究。一九二三年他與愛丁堡的一個法庭會計師的女兒弗朗西絲·坎貝尔彭尼(FRANCES CAMPBELL PENNEY)結婚，可是婚後夫妻間的性格不合，發生很多風波。他們搬到密芝根州(MICHIGAN)的底特律(DETROIT)居住，那年他卅四歲，也是他一生中僅有一次以私人醫生的名義行醫。兩年以後，他患了肺病，返回格雷文赫斯特的卡里多療養院(CALYDOR SANATORIUM)醫治，後來又轉到紐約州的薩拉那湖(SARANAC LAKE)的特魯多療養院(TRUDEAU SANATORIUM)繼續治療。表面上他保持很泰然自若的樣子，內心裡卻滿懷憂鬱，因為治療長期住院與世隔絕，加上妻子要與他離婚。他形容他那時的心境有如死亡的舞蹈般無奈！

那個時候剛好發明人工氣胸的新方法，但是把氣打入病肺的空洞是一種很危險的手術，他為了要趕快治好，決心嘗試這個冒險，結果把他的肺病治好了。在醫院住了一年之後，使他決心要尋求根本治療肺病的方法。

一九二八年他遷居蒙地可(MONTREAL)，在那裡他住了八年，其中五年在皇家維多利亞醫院担任加拿大胸外科開拓者愛德華·阿奇博尔德醫生(DR.EDWARD ARCHIBALD)的第一助手。一九三三年，由于他與其他幾個醫生在私人間的圓

稿箋

保肯生離婚。於是離開這個醫院，到蒙地可以北十哩的卡蒂維爾(CARTIERVILE)的聖心醫院(SACRE COEUR HOSPITAL)擔任胸外科主任。他除了為病人施手術外，也著書發表醫學的文章與設計新儀器。他創造的白求恩肋骨剪(BETHUNE RIB SHEARS)給後的醫生們很多方便。

離婚後的妻子，一九二九年再度複合，但是他們之間仍然很多摩擦，於是一九三三年又再離婚。在他的不快意婚姻生活中，使他陶醉於藝術的欣賞，也有時寫些的意味，穿著不同地區的服裝，駕著跑車到處走。

當世界性的經濟蕭條來臨時，蒙地可的人口有三份一要靠失業救濟金維生。一九三五年，他為失業工人設立免費診所。一九三六年他組織了保障人民健康團體，推行保健計劃。

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西班牙內戰爆發，弗朗哥在納粹的支持下，發動反對西班牙的民主政府，在加拿大支援西班牙民主委員會的贊助下，他加入志願隊去西班牙服務，在馬德里，他設計一個流動輸血隊，把在城市裡收集到的捐血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這個行動白求恩自命為光榮的送奶隊(GLORIFIED MILK DELIVERY SERVICE)，也被譽為西班牙戰時軍醫的偉大創舉。

一九三七年五月，西班牙共和國軍的醫療隊組織成為官

像机構，白求恩感觉到再無为他们工作的興趣、在癱瘓的狀態中憤怒地離開西班牙返回加拿大，立即在横貫全国的演講旅行中，为在西班牙継承他的救死扶傷的工作者籌款。

白求恩到中国

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変，演変成日本軍隊全面入侵中国的战争、白求恩認为到中国去更有意義，於是在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八日，他帶了價值五千美元的医療器具、在護士瓊尤恩(JEAN EWEN)的陪同下，最後一次告別加拿大，到中国臨时首都的漢口时，周恩来派了一名警衛員護送他到延安去，主管八路軍的边区医院，一個月後，他也跟随战士到前线去，及时有效地为傷兵服務。

五月一日，他到達晋察冀边区的山区战火最激烈的地方，他在那裡渡过一生中最後的一年半时间，眼看簡陋的設備與匱乏的医藥几乎使他束手無策，長途跋涉之餘，日以継夜的無可休息，搶救病危之外，着手編写教材以訓練救急人员，設立模範医院，可惜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才举行隆重的开幕礼，三個星期後便已給敵人炸毀了！

他感觉到不能讓病人来找医生，而要医生去找病人，所
6、以他又設計了用两隻騾子負馱手提式的手術室方法，随时移動去接近傷兵，他動手術的速度很快，曾有十九個小时

姚崇樑 稿紙

内完成一百一十五次手術的紀錄。

在战区中，「白求恩大夫」的名字無人不曉，而中国人民的献身精神也感染了他，使他有自願為中国人，認許中国是他的故鄉的想法，一樣穿起軍裝，一樣掛着臂章，與軍民同甘共苦，过着艰难的生活。

十月底，一次為伤兵動手術的过程中，因為他没有橡皮手套，意外地割伤了手指，他不以為意，怎知被破伤風菌侵入，不及救治，竟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凌晨逝世。

一九五零年移葬於石家莊烈士陵园，豎立起一座白求恩的塑像，在馬路対面，設一個「白求恩紀念館」，旁边有一间擁有八百張病床的「白求恩国際和平医院」，這些图片在白求恩故居的二樓展覽室中，都有图片展出，一一加以說明，那段时候所使用过的手術器材，也放在玻璃櫃裡陳列。

這间白求恩故居，加拿大联邦政府在一九七三年從長老会的手中購買过来，佈置停妥後，一九七六年正式対公衆開放，到多倫多旅行的朋友，应該不要錯过参观的机会。

拍成八部影片

白求恩大夫的故事，前前後後拍过八部影片，在加拿大拍的佔五部，在中国拍过三部。

一九三八年秋，袁牧之與吳印咸，從香港購得全套十六

姚德樑稿箋

米匯的電影器材和伊文思贈送的一架攝影機帶到延安。成立了一個「延安電影團」，後來又改稱「八路軍電影團」，便拍過一部「白求恩大夫」，當時稱之為「新聞素材」，一九三九年完成，由美印底片未編輯，屬於紀錄片性質。也是唯一有白求恩本人出現鏡頭的影片，有他做手術的情形，有國際和平醫院的畫景，也有白求恩逝世的真實畫面。

一九六三年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與八一電影製片廠合拍攝的一部「白求恩大夫」，從籌劃到完成拖延的一部，藝術性與電影技巧也掌握得相當成功。由張駿祥與趙拓根據周而復的同名小說改編，張駿祥擔任總導演，本片因此在文革期間遭禁，加拿大人譯以GERALD TANNEN BUM飾演白求恩，此片難他的老外演技很有中國味道，中國名演員英若誠（在馬可波羅中飾演元太祖，在老舍的「茶館」中他飾演那個人口販子，後來又成為北京人藝的主要演員）兼飾他的史子張媛，張其精彩（飾演白求恩翻譯的童秘書）。此片說中文台詞時有英文字幕，說英語時有中文字幕，還有村里鄉親的方言。影片使觀眾看出這三個人間對話及其他人的抗戰生活中的故事。劇中有一段描寫白求恩很欣賞士兵小

8. 邵（何立之飾）所唱的軍歌，要求他唱，結尾時他卻病不起，躺在擔架上走向戰地的出路。他叫「俗話」唱的小邵為他唱

那熟悉的歌，在沉醉欣赏歌声中他悠然进去的情景相当動人。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廿日在多倫多湖滨戏剧舞蹈剧院举行的第一屆中国电影節、一共选映了十五部自之十年代至一九八三的电影，盛况空前，过後又再由這十五部中选出八部再在城市电視台(CITY TV)，於一月十六日至廿六日間兩個週一至週四的晚上十一时五十五分播映，本來白求恩大夫這部片並不在十五部中，卻特别挑出来代替城南舊事於一月廿三晚映出，可以看出其令人另眼相看之處。

另外还有一部是黑白片，由中国演员飾演白求恩，文革前曾經在香港放映过。

根据一位在约克大學唸电影系畢業的朋友告訴我，在加拿大曾經以白求恩的故事為題材的电影，拍过五部之多，包括在电視台放映的片集，其中一部，我這位朋友还曾被邀請过当「臨記」，飾演片中一個士兵的角色。

姚渼樑 稿箋

欲言堂隨筆

販毒合法，吸毒無罪　　　　梁軒

午夜夢迴，忽發狂想：

既然世界上各國政府每年要花費納稅人無數的金錢去掃毒、「緝毒」，結果「掃回來的毒品」，付諸一炬，一無所得。

何不反其道而行之，改為「販毒無罪，吸毒有罪」，更加有益。

如果販毒可以合法化，則「毒品」可以與一般的貨物報關入口，與普通的貨物課入口稅，賣毒的時候又課「交易稅」，販毒公司每年報稅繳納「利潤稅」，支持收入，一定可觀。

而且「毒販」有義務填報「吸毒者」的名單，政府可以按圖索驥去捉捕「吸毒者」，也可以設獎勵舉報，務使每個「吸毒者」都無得遁形。其實這法例政府早已懂得有餘，君不見政府給錢給警察，放蛇拉妓（「而繩之以法」），結果收得到效，罰之「懲罰」、「獄」或「殺雞儆猴」，而嫖客無罪。

世界上的法律，除了吾國從前曾經要懲罰「不孝」，以及要求手「担保」、和多個國家思想罪、以警察搶街「清理」要全民外，一般都是要「犯罪」才有罪，而且當其犯行時未能入罪，上床後才有罪。

將以前用於「掃毒」的經費用於「掃吸毒者」，收穫必佳，捉到「吸毒者」罰以罰款，不必坐牢（懲戒），再犯罰款更重。如果已經大癮到「形銷骨立」的，索性人道地滅掉，判以「死刑」，不必浪費人間糧食，豈不妙哉？

[illegible stamp]

欲言堂隨筆

五年六月七日八時

梁軒

不知道是誰說過這句話："五年、六月、七日、八時"。意思是說一個人到五十歲時，一年比一年老化衰弱，到六十歲後，更加一個月比一個月不同，七十歲以後，日日不同，八十歲更每個時辰都有變化；說將起來，使人怵目驚心。

事實上是否如此，恐怕言過其實，但是此間的老人團體每年舉辦旅行節目，也有主張"祇可一日遊而不可多日遊"者，因為負責的時間越短越好，即日來回，容易照顧，以免出錯有意外時，惹麻煩上身。

我們家鄉有一句："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飯"，意思是說：超過七十歲的訪客，不要叫他住過夜，八十歲以上的，連飯也不要叫他留下吃，都是為了避免負責任而已。

以前的人，未老先衰，也許有此顧慮，現在醫學進步，醫藥衛生，六七十歲的人非常健康，似乎這句話應該推後十年，即是"六年七月八日九時"，或者更此道理。

奉勸老人們自知珍惜，對於日常生活，多加注意，那麼若干年後，或者要改成"七年八月九日十時"了。不過，老人太多了，也非社會之福，說不定有一天，要限人類祇可以活到幾多歲，到時到候便要人道毀滅！

這種"送老"的民俗，很多地方都有，日本影片"楢山節考"便是描寫把老人送到山上自生自滅餵野獸的風俗，可謂大孝也。

欲言堂隨墨

莫放春秋佳日去

巢斯

桂冠詩人林仁超，去贈我一副対联，写着「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難風雨故人來」，掛在多倫多家裡的牆壁，真個是恰当不过！

多倫多雖然也是一年四季，其实，認真計算，祇有秋冬兩季而已。

十一月開始，便進入冬季，越來越凍，过了「白色聖誕」还不算太冷，反而舊曆新年的前後，还是陽历的一二月間，可能降下最多的雪，苦寒悲縮，捱到四月，还有飄雪，寒風吹來刺臉。

可是四月的一個星期日「夏季时間」便開始，但是直到四月尾，还沒有「春」的氣息，踏入五月中，氣温不致降到零度以下，應該算「夏」了，可是「春去無蹤」！

認真的「夏」，也祇不过是一個星期而已，氣温升到廿度，去年算是例外的展延到兩個星期，頓然感覺多倫多也有裝置「冷氣机」的必要，這行業祇是这一兩年才興旺起來的。

「秋」是最好的季節，打從五月尾到十月尾都是「秋高氣爽」的时日，人們儘量爭取到户外活動去，旅行社與社团都計劃出种种長程短程的旅行節目，千祈不要放过机会，选擇適合你的去参加。

「莫放春秋佳日去」這句話，真是至理名言。

姚蔭樑稿箋

欲言堂隨墨

獅虎與狗

巢斯

在电視瑩光幕上看了一段「奇聞」，動物园裡的一隻雄獅與一隻雌虎交配，生了兩隻「獅虎」混种的小東西來，身有虎紋，头却没有，而国字型面孔似足獅子，虎母的乳量不够，職員餵「牛奶」而小東西不大喜歡，於是找来一隻母狗，那母狗很听話，躺下来讓那兩隻「獅虎」啜乳。

這事於白种人與黃种人結合生下「黃中帶白」的孩子，請個黑人來做「奶媽」，將来这個孩子便成為「三結合」。

另外有一段新聞，是說「馬與斑馬」交配而生出一种「半馬半斑馬的動物，身上有斑紋而头部則全是馬形，據說牠的「耐力比騾更佳，用来作運輸工具最好。

世间有所謂「四不像」者，古称為「麋」，後人則称為「麈」，尾似驢，蹄似牛，頸似駝，角似鹿，这种怪獸在一九二三年在發掘河南安陽殷墟的时候，發現大批碎鹿角，經过英国生物學家蘇瓦貝鑑別認為是「一种經已絶种的鹿」，定名為「孟氏鹿」，後来再經多個學者進一步研究，證實這种「孟氏鹿」便是古时所称的「麋鹿」。

古典小說「封神榜」姜子牙便是騎这种「四不像」去打仗，北京南海子元明清三朝都在這裡設有「獵苑」，現仍存在，名為「鹿圈」，「四不像」就曾經是這裡的「嬌客」，光緒廿六年，八国联軍攻入北京，這倖存的「四不像」也給俘走了，現在法，德，荷，比四国还有几十头他鄉作客。

姚莘農稿

欲言堂隨墨

文社称王

巢斯

六十年代，香港的一班「文藝青年」忽然間掀起組織「文社」的風氣，驟然萌了十多廿個文社來，印象中有以下的一些名字：風雨，晨光，耕耘，蔓草，晨星……

有些用鋁字排印一單張，也有用「真筆版」油印成几頁的小册子，各放異彩，百家爭鳴，熱鬧非凡。他們與他們之間，也有認識的，談起來便想組織一個「文社聯会」，有些首領們找我商量，就在青年会的會所閙起籌備会議來，消息傳出去，參加的團体越來越多，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文社，

經过几次「茶叙」，依然是「群龍無首」，吵吵嚷嚷一番，了無結果而散，後來有人提議在未組成「文協」之前，何不來個「演講会」，先作聯合組織的熱身，於是租了大会堂的「演講廳」小时，可以容納百多人，託我找徐訏來主講，演講舉行之日，碰也冠蓋雲集，甚至沒有座位而站立一旁的，因為是由十個文社科欵召集的，所以「開场白」便要請十個文社的「社長」致欢迎詞，輪流上台，這麼一攪便花去一個鐘头，等到徐訏上台去講的时候，还未曾到題，已有「館員」來催，要依时結束，免阻誤下一档，祗可草草收场，徐訏当然深感不快。

籌備会不知開了几多次，来的代表一次比一次少，因為要選出「聯会主席」的問題閙僵了，我对他們說，何必要選「王中之王」呢，何不大家「関起门來做王帝」，豈不皆大欢喜？怎知，这种文社風氣，一兩年間便烟消雲散。

姚漢樑稿箋

欲言堂隨墨

身价七萬八

棠斯

五月九日，「加拿大新聞社」發佈一項消息：統計局公佈加拿大人於一九八七年底的個人平均資產淨值加幣七萬八千元，比較一九八六年底的身价高出六千元，比對上升百份之八，当时祇值七萬二千元而已。

漲价的原因是去年商業投資和房地產市价都大幅上揚所致，这种「資產淨值」，已經減去了加拿大所負的外債而為一萬九千四百九十億元，比上年的一萬八千零廿億元增高了百份之八点二。

倘若將这資產除以二千五百萬人口，每個人的身价便是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元。

你，我，他，照理論上來說就值这個「身价」，但是有沒有人要買你呢？未必，也沒法買，政府是沒有「公民買賣」这法律的，如果可以買的話，香港也会有很多人想買，買了你而成為加拿大「公民」，而你則返回香港做他的「替身」，可以嗎？

據說加拿大人擁有一間住屋的，一九五七年佔百份之六十八，一九八七年降至百份之六十二，因為屋价的漲幅遠遠超过工資的成長。

擁有至少一部汽車的家庭百份之廿五，「冷気机」佔百份之廿，「錄影机」的家庭佔百份之四十五，「微波爐」百份之四十三，电話佔百份之九十九，电視机佔百份之九十四，而且半数家庭都擁有一部以上，把家中每個人所擁有的「淨值資產」，算算你究竟值多少？

姚潔操

欲言堂隨筆

風雪夜行車

黛軒

元旦黃昏時份，我們的旅行團由貴城回程返多倫多，團友祇有十九人，乘坐的是一架中型巴士。

日間已經開始降雪，氣溫漸次下降到零下廿二度，雪越來越大，大家都意味到這將是一段艱苦的旅程，但是不能不行，因為很多團員都要明天趕回多倫多的工作崗位去，留在貴城也未必有酒店的客房供應。

於是一定要祇在出發。才出郊外，已經漫天風雪，車前的擋風玻璃給雪塊遮滿，連水撥也不能搖擺，因為雪塊塞住去路，司機要停車清理雪塊，水撥才可以恢復運作，不夠半個鐘頭，又是阻塞了，再次清理，否則駛入路旁斜坡也不希奇，眼看路旁有不少車子插入雪堆的汽車翻側。

公路上一片白茫茫，分辨不出那裏是路邊，司機小心翼翼的慢駛，到了十字路口，地名的路牌也給雪塊遮蓋了，司機要用鐵筆鏟去牌面的雪，勉強可以看到了什麼路口，決定向左或向右繼續行走，遇有油站或路邊餐室，都停下來休息一陣，或者喝杯咖啡。

大家困在被層層積雪包圍的車廂裡，疲倦得昏昏欲睡，卻又不敢睡，擔心車行的情景，氣氛凝重，時間好像拉得特別長，頗有度時如年之感。

好不容易捱到北城邊境的某程加油站，已經差不多一點鐘，一路跌跌撞撞的返回多倫多市區，已近三點。這一次的旅程，真個畢生難忘的！

欲言堂隨墨

人造地震

巢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發生於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結束，是「船堅砲利」決勝敗於海面的結果，飛机剛剛發明威力不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開始於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五年結束，空軍發揮了最大的威力，日本突襲珍珠港是空軍，美国在長崎廣島投擲「原子彈」也是空軍，決战於地面奠定战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與第二次之間相距廿年，所以有人以為再隔廿年的一九七一年会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結果保持均勢而平安渡过，庆幸得很，可是大战總是避不了的，卅年的一倍是六十年，所以二零零年一定逃不掉，那是決勝負於「太空」的时代，現在研究中的「星球大战」，將是定出誰勝誰負的結局。

再过六十年的二零六零年时，第四次世界大战会是決勝於海底。

人類研究「人造地震」的方法，一按掣搭通磁场线路，要那裡地震便在那裡，結果全個地球的「赤道」陷入海底，陸地擠向南北兩極，地殼拉平，海水佔了八成，陸地祇有兩成，人口祇剩一億人，其他卅億死清光，太陽熱能與地心熱力都消耗殆尽，陸地雪凍冰封。

那是另一個「洪荒世界」，有待人類去再「開發」。

這是一個「科幻所本」的故事情節，也有人去編寫。

姚潔樑稿箋

懷古集

參加奧運第一人－劉長春　　呂挹光

第廿三屆的奧運會轉瞬間已成為史蹟，中國人在這屆中令世人刮目相看，揚威國際，大陸選手位居第四位，囊括了十五面金牌、九面銀牌、九面銅牌，台灣選手也獲得兩面銅牌。

回顧中國參加奧運的歷史，一片悽涼的紀錄，奧運會第十屆以前，都沒有能力參加，直到第十屆，也就是一九三二年第一次在洛杉磯舉行時，中國第一次參加，說起健將劉長春單人匹馬到美赴會。當時日本在東三省扶植了一個滿洲國，認為大連人的劉長春選手有奪標希望，居然想要派兩人代表滿洲國參賽，劉長春得知消息，馬上在五月的天津大公報發表聲明：我是中華民族黃帝子孫，絕不代表偽滿洲國出席奧運會。

中國政府為表達抗議採取行動，派中華全國體協會沈嗣良為代表，率領劉長春於七月九日由上海搭乘威爾遜總統號郵船，橫渡太平洋，經過廿一天的航程，抵達洛杉磯七月廿九日，趕到洛城體育館的盛大場面，七月卅一日開幕參加一百米的預賽，在第二組中六個人跑了第四，淘汰出局。同日還有二百米的預賽，他感到體力不繼，放棄參加。

八月二日，二百米預賽，他編在第三組中；結果叅陪末席，也被淘汰，因此在這一屆中，無功而还，最妙的是中国的代表团出席揭幕典礼时一共有七個人，除了上述政府代表沈嗣良，教練宋君復與刘長春三人一同從上海乘威尔遜總統船來美外，加上当时的舊金山的黄總领事再有臨时加入的团员刘雪松，中国籍韓国人與許屑美国人三個人，但是叅與賽事的选手则祇有刘長春一個，六個將軍一個兵，真是一個奇妙的国家隊！

刘長春十四歲时就在大連的「中學联運」中出人头地，一百米的紀錄是十一秒八，四百米的紀錄是五十九秒，一九二七年他在東北大學讀書，选讀体育系學造，在第十四屆华北運動会中以十秒八創下一百米全国紀錄，同年秋天，又在中，日，德三国对抗賽中，百米短跑压倒了日本名將隆傑，一九三零年第四屆全国運動会在杭州舉行，他又独得一百，二百，和四百的冠軍，再以十秒七打破自己的百米紀錄。「九一八事变」後，東北大學遷到北平復校，刘長春秘密從大連趕到北平上課，日本人三番四次要脅刘的父母责令他要回來，不堪日人的連番追逼，刘的父母三度搬家逃避。

刘長春於一九八三年八月病逝大陸，計年也应該有七十五歲了：悲戚凋謝，這一位第一個叅加奧運的老人，在天之靈如果

姚渭棵 稿箋

知道五十二年後的今天，中国終於揚威洛城，也可以感到驕傲吧！

今年奧運的百米紀錄是九秒九九（美国路易士），蘇聯集团的国際友誼運動会的紀錄是十秒一七（古巴卡洛）。四百米奧運的紀錄是四十四秒二七（美国巴伯斯），友誼運動会是四十四秒七八（蘇聯馬金）。比起当年劉長春的成績，時隔五十二年，相差仍有这些距離，應是不差，可惜筆者一時还找不出第十屆奧運的紀錄來，不知他們金牌相去幾許？

懷古集

我的老師羅香林

呂[illegible]

羅香林教授，廣東興寧人，一生循規蹈矩，為人謙和，從未聽有一個人非議過他的，待人和藹，謹言慎行，著作等身。卻不幸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廿日晨，因為患了肝病不治而死，距離今天不覺已經過了八年多了，有時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

羅教授於一九三〇年在清華大學畢業後，即從事教育工作近五十年，而任國內各著名大學的教授，又[illegible]理學院之長。

一九四九年由大陸來港，任教於香港大學凡十七年，是中國人任教港大最長期的第一人。一九六一年也是港大金禧之年，被聘任為中文學系主任的時候，他就任演講的一篇「中國族譜研究」的論文，使名聲轟動國際，堪稱可喜的族譜研究專論，兼附日文譯本。

一九五四年香港教育司署主辦[illegible]文[illegible]於香港大學的「[illegible]」[illegible]，羅教授也是任第一屆（全期三年制）的中國通史（文史）主考。[illegible]均受他的指導。他採用他所著的「中國通史」為課本。華僑也就是在這個時候[illegible]他的著作，他的[illegible]

1.

改名為「文商書院」(几年後取消了新聞系與商學系)，到黃国芳校長任內，又再恢復「高級中文夜學院」的舊名，至今仍在。

羅教授另一本著作「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由香港大學出版，也是傳世之作，譯為英文本。

至於他的「乙堂文存」、「中国文化論叢」，都是他的論文集，內容非常丰富，「中国民族史」，也列入香港大學入學試的範圍。

一九六八年在港大他退休後，受聘於珠海書院主持文史研究所，創叔(?)伊始，連圖書館也要親力親為的從頭做起，工作艱鉅，煞費心力，直到他謝世之日，仍在任所。

国際華人會香港分會，自從創立以来，一向由黃天石担任會長，其後黃氏以年老力辭，由羅教授繼任，不料一任便連續十多年，筆者也是在羅氏任內加入為會員，其間曾經堅持推辭过几年，由李校担任过之外，又再力挽他重任，到他逝世之日，仍是會長。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間，他便發覺有水腫腳患，入过浸會医院治療，在同一期間，羅師母也纏綿病榻，羅師病態稍有復原，親就湯藥為師母服役，操劳过度，更加影响他的肝臟硬化，以至病入膏肓，群医無力，終告迴天乏術，初意以為師母会比羅師早逝，不幸竟先師母而去，悲哉！

要說起羅師的著作，真是可以列出百几种之多，除了上述曾經提过的之外，傳誦人口的还有「一八四二年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遺蹟」，「香港與中国文化之関係及其貢献(來港隨筆)」，都是曠世鉅著，環顧左右，想要再找一位對中国历史有这麽深入研究與大量著作的人，未之有也！

8.

姚淡棣 稿箋
(?)

懷古集

易君左祖孫三代

呂兆璜

易君左是湖南漢壽人，三國時漢獻帝封關羽為漢亭侯，便是這個地方。抗戰前他在江蘇省教育廳任編審主任時，寫了一本「閒話揚州」的文集，惹了揚州人的大大反感，認為侮辱，向法院控告他誹謗，要江蘇省政府撤他的職，結果道歉了事，雖然吃了小虧，卻因禍得福，頓時全國知名，成為名作家了！

他曾在北京大學唸書，可是沒有畢業便離校去安徽當中學教員。他離校的原因是在邵飄萍所辦的「京報」副刊寫一篇介紹白話文批判的文章，那本是他的友人所編的，卻為國立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蘇雪林（後來她是台灣師範大學教授）認為「荒謬絕倫」，在「益世報」撰文指責作者欺詐斂財，向他挑戰。他也用筆名在「京報」反擊，甚至對蘇作人身攻擊，罵她借題發揮，目的是藉此「出風頭」，叫她如果想「出風頭」的話，何不脫光衣服在大街上走一轉，更易達到成名的捷徑。尤其牽連到益世報副刊編輯的成舍我，說她的文章得以在「益世報」發表，是因為與成舍我之間有曖昧關係的緣故。由此更引起女師全體學生的憤怒，結隊到京報報社，要邵飄萍交出作者懲辦。北京各大學的大學生們也群起响應，京報雖然竭力推諉，說是未附姓名地址的讀者來稿，意圖卸責。但是成舍我已找到證據，證明是易君左所寫的，胡適也

認為文字的風格極似易的筆法，北大校長蔡元培也決定取消他的學籍，於是他不得不一走了之。

一九五一年前後，易君左由大陸來到香港，初时與一些友人辦过小報，成績欠佳，後來除了寫稿外，也在一些大专學院教书，一恍便十幾年，很多次都想離開香港，到台灣或東南亞発展，總是踟躕不前，下不了決心，後來終於去了台灣定居，不久便謝世了。

他也愛寫「潑墨山水」，自称「文人畫」，開过畫展，可是其出不多，連成本也不够应付，自己認為「烏鴉」，雖到的都不利。

他是书香世家，父親易哭庵素有詩名，與樊樊山兩人並称「二才子」，本名「順鼎」，五歲时隨父親易佩紳在任所（四品漢中府知府〈今陝西省南鄭縣〉），適逢兵变，紛乱中衝散，為流竄西北的捻軍擄去，知道他是知府的兒子，派人與易佩紳談判取贖，索取鉅額的白銀與烟土，未有結果，佩紳已因失職守漢中被清廷革職查办，因而擱置。

恰巧清軍主師僧格林沁親自攻剿这山的捻軍，殘部潰散，順鼎被清軍的部屬発現，帶去見僧格林沁，僧親自審問，听不懂湖南小子的話，改為筆談，小孩子用端正的字体寫出父親的姓名官職與自己的名字，年歲，極為賞識，連忙抱上膝去呵護，口称「神童」，於是輾轉通知到易佩紳領回他

2、

的兒子。

順鼎十五歲中秀才，十七歲中舉人，但是連考五次会試都落第，於是捐了個官，居然在光緒廿八年（一九零二）做了廣西省的左江道。

民国成立後，他以遺老自居，但剪去髮辮，在袁世凱與黎元洪政府担任顧問和諮議的閒職，拿錢而不用做事，閒得無聊，常去戏园捧女伶王克琴的场，寫了很多肉麻的絕詩，據說有一次当王克琴刚出虎度口的時候，竟然站起身來高嚷「我的媽呼」！惹得滿園哄笑。

傳到易君左，也有詩名，但是他的詩不及文章的流傳之廣，可惜在香港期間，鬱鬱不得志，賫恨以終。

姚莘農 稿箋

粵劇滄桑話前情
省港名伶走金山

大堂中座客

粵劇戏班的組織，極為嚴謹，八和会館是吃粵劇這行飯的人必需加入的「工会」，分成八個部門，各司其事，不相混淆，也可以說是中国最有組織能力的「工会」，從業員如果不加入為会員，無法在行中「搵食」。

「櫃枱」是負責接台腳，與「請老倌」的經理人，每年正月过後，便是「埋班」的時期，每次埋班都是一年為期，老倌跳槽與否，就在这個时候決定，一經落定，即使是一塊錢的定金，也要「牙齒当金使」，不得反悔，否則「花門」(即是毀約的意思)，便被同行認為「無衣食」，衆所共棄，以後沒有人要他「落班」，前途盡毀。

卅年代，荷理活道有一家「西儀軒」，賣「龜苓膏」與「廿四味凉茶」的店舖，每年在埋班局勢未定的时候，便出版用一張「臘面紙」印刷的單頁，交給报販們隨街走着叫賣：「真欄，真欄，埋齊卅六班」，因為老倌未曾答应「食人茶禮」的时候，变化很大，所以「真欄」可以出完一版又一版，到最後定局那一版才是「真」的，後来香港也有一份「真欄日报」，就是專报導伶人動態，戏班消息的。

那個时候可以一埋卅六班，都是在省港澳演出的，还有一些「走田基路」的「落鄉班」，「过山班」的，可以見得当时粵劇的蓬勃情況，今非昔比。

姚添標 稿箋

2.

那個时期的粵剧市坊，除了有港澳與各鄉鎮外，还有東南亜一帶與美加，有些老倌，还以在「星馬归来」，或者金山載譽归来為号召的，甚至他的藝名以「金山物」，「金山七」自称。

関德興便是從金山返回香港的，那個时候他叫做「新靚就」，帶同蝴蝶影合演在美国拍攝的一套「歌侶情潮」彩色有声电影回港，轟動一时，他演粵剧外，也拍電影，第一部名叫「殘歌」；也在舞台上表演神鞭絕技，穿牛仔裝揮鞭打熄蜡燭與撕破报紙。

当然也有很多伶人过来金山走埠，落脚多数在紐約，三藩市與洛杉磯，三藩市的新声戏院經常演出粵剧；加拿大最先是到温哥華與維多利亜，多倫多的「世界鏡剧社」，联僑剧社，「涉趣园」，「振洪声」，都容納过很多有港名伶加盟过，甚至在要交「人头税」的时期，也有热心人士慨助五百元的税金邀請名伶来加助陣，有些演完後返国，收回税金，有些則在此落籍，成為加国移民。

九七大限的影响下，香港不少新移民到加拿大聚居，很多富商巨賈，也有與緻玩票串演粵剧的，上述剧团之外，又有孟嘗会的粵曲組，幸福公司，東城音樂社，愛健会戏剧会，粵海音樂社，刘永全同學会等都不时有粵曲與粵剧演出，温哥华的「振華声」，愛明頓也有「振華声」，卡技利有華僑音樂社、滿地可有「覚世鐘」，「粵声音樂社」，閒园音樂社都是粵曲粵剧的团体。

姚蔭梁 稿

1.

粵剧滄桑話前情

任白誕生雛鳳

大堂中座客

任劍輝出身在全女班的「鏡花艷影」，初时在廣州的「大新天台」演出，陈艷儂、譚蘭卿、黄侶俠，都是她们的拍档。

白雪仙開始时是在「覺先声」任開口梅香，她是白駒荣的女兒，也是薛覺先與唐雪卿的徒弟，所以改名為「白雪仙」，包括了他（她）们的三個名字在内。

当「鏡花艷影」在香港的高陞戏院演出时，夜间演新戏，日间演舊戏，買夜场票的人附送日场票，等於一票看兩场戏。

五十年代，她们已改組為新声剧团，任白除了演粵剧外，也拍了很多电影，賺了不少錢，於是在一九五六年时，自行組班為「仙鳳鳴剧团」，任劍輝自任文武生，白雪仙担綱正印花旦，找到靚次伯為武生，梁醒波為丑生，陈錦棠，蘇少棠、林家声都曾任小生，任冰兒做二帮花旦，都是一时之選，加上拉攏得唐滌生為編剧，因為他的詞藻文雅，雖然普羅大衆並不了解，但是纏綿俳惻，深情款款，以任劍輝的女扮男裝，声綫柔婉，絲絲入扣，悅耳動听，果然大受女性觀衆的欢迎。

第一砲的剧目是「紅楼夢」，跟着「唐伯虎点秋香」，尤其「紅楼夢」、已是任白在「新声剧团」时的戏宝，经过唐滌生的潤飾後，去蕪存青，演来更加緊湊，那個多情宝玉，越發教攤入迷。

第二届的仙鳳鳴演出「牡丹亭驚夢」與「穿金宝扇」，第三届是

她讲·標 稿籌

「蝶影紅梨記」、「花田八喜」、第四個是「帝女花」，屢演不衰。第五個是「紫釵記」，第六個是「九天玄女」，第七個是「西樓錯夢」，第八個是「再世紅梅記」，也就是唐滌生的最後遺作，當他在利舞台戲院看這戲演出時，突然腦充血，送院後竟與世長辭，仙鳳鳴也停了兩年鑼鼓。

唐滌生生前搜集了好些「白蛇傳」的資料，任白把它交葉紹德整理重編，第九屆再起班時就是演出「新白蛇傳」，在利舞台連續演了四十多場，打破當時粵劇界演期最長的紀錄，六二年，任白也收了龍劍笙、梅雪詩、江雪鷺、言雪芬、朱劍丹几個女孩子為徒弟，於是想出主意要把這班女徒訓練成材，更加以公開招募學員擴大規模集訓，在衛城道的甘棠第開班，還請了吳世勳擔任舞蹈教授，初時有卅多人，逐漸淘汰了祇有十多人。

六三年拍了七彩闊銀幕的「李後主」，動用資本達港幣七十多萬，任白也從此告別舞台，一心培育「雛鳳鳴」。

猪年元旦，「雛鳳鳴」第一砲在「大會堂」演出「俏潘安」，接著上演「李後主」，這班女孩子，男角「劍」字輩，女角「雪」字輩，不論唱腔做工，都有任白的影子，同一個餅印印出來的。

2.

「雛鳳鳴」演的都是任白的首本戲，一路維持到今年，忽然傳出要「散班」的消息，即使再行重組，雛鳳鳴中也祇剩下龍劍笙與梅雪詩兩人而已，其他要添別班的老倌加盟，也可說「物換星移事事非」了。

粵劇滄桑話前情

馬師曾與薛覺先

大寨中雁客

談起馬師曾與薛覺先這兩個人，先要從以前的編劇制度說起。因為如果五六十年前粵劇有完整的劇本規限演出，可能沒有讓馬薛兩個人成名的機會。

以前粵劇的劇本，是由「開戲師爺」撰寫了「大綱」，張貼在後台的牆上，老倌們大都是「打天才波」，按照做徒弟時站在「虎度門」邊觀看師傅的做法，「偷師手藝」，過去很少演新戲，都是「江湖十八本」那個範圍內演完又演，演員根據師傅口述的唱詞鑼鼓點子「依樣葫蘆」的做手關目，按着鑼鼓與子路步，叫鑼「排場」，怎樣「遊花園」，怎樣是「撐舟」。「開戲師爺」不是每個角色都替他寫好曲詞，每每祇寫下小調的名字叫老倌「自度」，「三打六」角色更加不需要「師爺留神」。

馬師曾在班中正好借此機會，演出「苦鳳鶯憐」的余俠魂，使出他的「乞兒喉」腔調，去找好「度」的時候，自撰一段歌詞：「我姓余，我個老豆也姓余，俠魂是我的名字……」果然一鳴驚人，從此奠定了他的「老馬腔」，自成一家。

薛覺先開始見知於拔擢也是在「俏文叔」一劇中扮演丑生腳色，一相打拳，隨着俏文叔上場，因為扮相俊好，也討得俾，贏得觀眾青睞，由此步步高陞，與馬師曾成為一時瑜亮。

馬師曾在廣州演出時因為男女糾紛惹了麻煩，有人要槍殺他，急忙逃亡香港，得到太平戲院的源老板器重，在

他自建的「太平戏院」，组成長寿班「太平剧团」，馬也自負才華，能够编剧，能够在台上即席挥毫写对联，战前拍譚蘭卿有所谓「肥蘭瘦馬」的称号，自编自演的「野花香」，「洪承畴」，「我为卿狂」，都是历演不衰的剧目。

香港淪陷，他及时逃出，輾轉大後方，战後便以「爱国艺人」自称「直贩老倌」的旗号返回香港，初时叫「勝利剧团」，後来又再用「太平剧团」的班牌，在「太平戏院」長期演出，拍挡的是他一手提拔出来的「紅綫女」，而且结为夫婦。他与薛觉先舞形中是对头人，薛的地盤是「高陞戏院」，一向不会同台演出，不料後来也曾经在「真善美剧团」中同台演出过，解放後紅綫女因为感情与金钱上纠纷，從九龍乘汽車到粉嶺上火車回廣州，馬也跟住去粤，後来的事較多人知悉，不必贅表。

薛觉先是第一個去上海演粤剧的伶人，也在上海拍过电影，易艺名为「余非」，也因为男女的纠纷被人撒了玻璃粉伤了眼睛返回香港，他的「觉先声」也是長寿班，拍过「上海妹」，也拍过余麗珍，一個时期動作呆鈍，因此有「呆宝玉夜探大肚晴雯」的諺語，他也反串女角演过「王昭君」，日陷时期逃不出香港，被逼要在港演出，後来借去澳门演出的机会進入内地。

粤剧演录音前情

大堂中座最架势　　大堂中座客

一百多年前的香港，高级华人住宅区都集中在太平山街附近的「儒林台」、「普庆坊」。

「普庆戏院」是建立在那里的第一間演粤剧的戏院，其后有「重庆戏院」、「同乐戏院」、有旧水车馆的「和平戏院」，再后有九如坊的「新戏院」。

高陞街建成后，始有「高陞戏院」，屈地街有「太平戏院」，大道中有「中央戏院」，湾仔有「香港大舞台」，铜锣湾有「利舞台」，北角有「皇宫戏院」，九龙弥敦道有「普庆戏院」，深水埗有「北河戏院」，旺角有「东乐戏院」，青山道有「大舞台」，都是演粤剧的地方。

最初的戏院，只有一层，座位分为两边，男女分座，左边是男，右边是女，不能混坐在一起，靠墙两边，装有木栅栏，称为「企位」，没有椅子，观众站着看戏，有如路旁向外观望的样子，每人收两個仙，也是左边栅栏是男观众，右边是女的。

再而男女可以同坐了，最前的座位称为「贵妃椅」，是酸枝椅，有椅垫，也有白色细红边的椅套，嫌不够高时也可要求加叠椅垫，小孩子看戏可以加叠三四個，椅前架有一排木架，每個位置，挖一個洞，可以放置焗盅，茶水部的人员每隔一段時间便提水壶前来冲水。

[stamp]

2.

生果部除了派人穿梭座位间奉零食外，貴妃座的嬌客供应碟头的紅瓜子，蜜餞核桃，剝了皮的金山橙，削皮切片的雪梨蘋菓，用手巾揩上捧到跟前，也有特好的沙田柚，以供边看边食，亦有遞手巾抹手抹咀，当然是要代价的。一個叫做「九記」的專家，高陞戏院，太平戏院，娛樂戏院的生菓茶水部都是他承办的，权威得很。

再後的新建戏院，樓高三層，二樓叫「超等」，三樓叫「高等」、座位分為三排，中排最前的称為「大堂中座」，两边是「大堂東」與「大堂西」，价錢次一等，較後是「中座」，最後是「後座」，後座之後还有「廂座」，高人一等，包廂是整個奉票的，廂與廂之間有木板分隔，六個座位也分為高低三級，由後面出入，有布帳拉攏，走廊的行人看不見廂裡，現在屢傳要拆卸却仍未拆卸的利舞台还有這种「包廂」遺留着．

主理售奉大堂中座，大堂中西的售票員，也是权威人物，高陞戏院有一位姓謝的，咀边有粒黑痣，他所主持的「座位表」，先是用鉛筆勾画，継而加上紅色鉛筆，最後再用墨筆，斑斓交駁，衹有他自己心裡有数，潤太太们经常買一張四五元的票十元钞票免找，他也在中场时巡廻座位间奉侍候熟客，送上隔日的戏票，当然也是另有代价的，捞得盤満砵満，真個是「謝蒼天」（謝祖先，）的肥缺，所以要成為（之所谓戏行的）「大堂中座客」，也非容易，要够人事，够面子才有得享受的、

姚德樑 稿

欲言堂隨筆

愛靜園的老外何必氣惱

葉常青

自從庆龍中心開幕以來，以至龍騰園開張大吉，較多人的华裔湧到觀光搽購兴享受食福，事可難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新屎坑」也有三日香，何況不是「屎坑」而是「冷氣商场」；驟然間大隊人馬殺到，車位当然供不应求，远道而來如果「掉头別走」，当然心有不甘，暫时泊在老外府上門口，也不过是一兩小时逗留，隣家有喜事，開「派对」，即便是「老外」也会有这种情形発生，多几家親朋戚友光臨，借泊左右隔離的門前停泊一下，相信「老外」也不致見「外」，何以对华裔的权宜之計便「大動肝心」，其心中不是「有刺」在先，当然不会这麽氣頂。

事过境遷，開幕開張的高潮已成过去，現在細心観察，鄰近的停車问題已经井井有條，老外实在应該心平氣和了，何況有这麽多的「唐人嘢」好食「唐人嘢」可買，老外应該喜欢雀躍才对，怎麽又有「傳單」発現，甚至挟在議员競选人的宣傳文件裡，真是「玄时個玄」！惱了別人还害了自己，何必？

至於「牌坊」兴「中文街名」，都是老外的自作聰明，現代的华裔已经不是半個世紀前的「阿蔗」，不必再憑中文街名認路，更加不必以「紅紅綠綠」沾沾自喜，祇是他們心目中認為「必会如此而已」，实在眼光太淺！

再說：如果不是西边廂一班華裔投鉅資，超北海，來到这地方投資建設，相信一二十年後的愛静園依然水静河飛，

姚滔樑 稿箋

最後依照序，將整個過程的地何每件一具體描述，「形式的具體形也」

千句話作。正是所謂謙人知，如果說實，何時說之就，整

過一遍「故事」每件事的地方，說不定可以一個或兩個，五

個或十個。千把一句話。說過中「心」語。

千萬想要，另外也許不禁心中有感，自然的就會有一定的再深衝

動，它就是「一種感受」經驗的。但就上帝保佑，加上「教會」的即

時祈禱，這種力很難，排下去我們的「心」人。

欲言堂隨筆

聚合小組有什麼不好

葉常青

「一言堂」是指老太爺施展威權，我話咁就咁，家長式的訓話，不得反抗。

「群言堂」是言言衆生，各持議論，猶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結果「各執己見」，分清界線，一批一批的要成「牛鬼蛇神」，勞動改造，下鄉去跟貧民階級學習，不然，那會成為「頑固」「落後」的人物！

「欲言堂」是「欲言又止」之謂也，世間事，有些「盡在不言中」，也有是「不便開口」，心照「不宣」，又有這「識時務者為俊傑」，更加有「點個頭」的一回事，反過來說，卻又可以暢所欲言也，是「自由」。

老太爺罵了「不肖子」之餘，忽然靈机一觸，這班不知好歹的後生小子，不先行約束一下，說不定到了十二年後，要成個個都是「阿飛」，難以控制，所以要先行家法，教他們馴馴服服的聽話聽使，最低限度都要與祖屋家中的「嫡傳弟子」拉近距離，不致跟跳拔扈，訪處自重，同業為本，其用心良苦，無奈這班「化外之民」，野性難改，不了解老太爺的一番心血，指桑「罵口」，真個「豈有此理」！

以老太爺僅有的「五十年歲月」，團聚到十二年後，小孫兒們成家立室[illegible]的終身大事，其情可憫，其志可嘉，不過小孫兒們不但不領情，更加多口多舌，其心可誅！

何況對手觀念也已證明：甚至連創業繼詢小輩的意見，雖然小輩纔插手幾年，但已提出了不少的改革意見，這班不識抬舉的年「少年人」，只要有一口氣在就又是話，到你作反嗎？

可以，甚至可以預測，不必經驗合作「好不好」一起「結業報行」，不如反對也，而且這是「家長式」的事，兩親家的「父母之命」，媒妁說定，新郎新娘還不能了的「插手」調停，更將何待？

再加一個譬喻：一家工廠行錯「路」了，新的東家先派人來做些報告，虛心下問，以便懂得一些竅門，以作將來調查大原的藍本，最低限度，也要懂得甚麼「機械」和「零件」，怎樣分配或工作，不致到這個「記」一個「錯誤」的時候，手足無措，試問這樣子家長會不會接納他的意見或要求？

事實，這班人也自打嘴吧，不是說過「以個人能力」從「自我」開始的話，今「倒」退步了，甚至說「聯合」，要不要自己辭去，在事裡待幾年，試想那種情形，以提早十三年「實現」有何不可？祇是要早些來達成而已，要「人家」不快走，那「新人」走來些什麼，真理！也，無非是在說「漸變」不想「突變」的道理，現時就開始「漸變」，豈不是更勝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卅日」一夜之間「突變」，○╲更加容易適應？

說不定在這十三年的過渡期間，新主人所得到的都是「好處」。

一切「家」對民化輕鬆，豈非更加「有福」！

據在當初開錯口，如果堅持「永遠不變」，便沒有期限的限制，已經要求二十年，三十年不變，去到「僅」夠五十年又點話，於是「五十年」定下來了，擔保五十年內不變，去然五十年後，就變，與其過渡五十年的「漸變」然後「突變」，何不拉長到「六十三年」的「漸變」，迴後，有條首尾也……

老太爺期望十三年後交到手上的是「完全」過渡的金磚三個也)，不「聯合工作」啟誠？

3.

一詩一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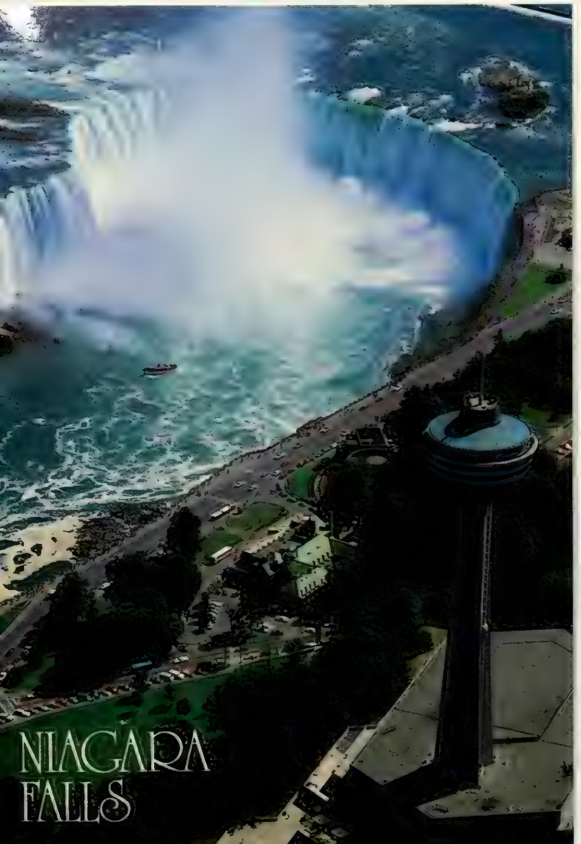
觀瀑

飄逸

美北新天地
楓丹映菊金
五湖飛縱瀑
裂岸起予心

—林仁超詩作—

註：美北（加拿大也）是移民新天地，「楓」指加拿大，「菊」指華裔，言彼此輝映也，五大湖齊奔，聚成巨瀑飛濺之處，似驚濤駭岸，大大鼓舞我們的壯志也！



一詩一畫

奇奇田顧

是誰？
要她奇奇田顧！
田顧昔日的光華.
雲淡烟消！
是誰？
要她奇奇田顧.
田顧逝去的青春,
風流何併？

飄逸



一詩一畫

瘋子與傻子

台上是瘋子，
台下是傻子。
傻子看瘋子，
瘋子不睬你；
瘋子看傻子，
傻子心痴痴！

飄逸



一詩一畫

躲在一角的嬌娃

飄逸

她是含羞草，
躲在一角伸開双手，
她是怒放的玫瑰，
躲在一角等人憐憫；
她是荊布裙釵，
躲在一角暗自嘆息；
她是被人遺忘的棄婦，
躲在一角放懷痛哭！
有誰知道？



一詩一畫

摽梅

摽梅已过，
嫁杏無期，
看她睜睜地佇立着；
何时何日，
才能換個消息？
看她低首含愁，
靦腆地縮在一角，
教人多麼憐惜！

飄逸



個人謀殺陣

女警扮雞是否公平

霍達

警察扮蛇。臥底販毒手法，自古有之，而今而到，在香港，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非到今倆，警察不但扮妓女扮嫖客，要討嫖客掃街，法理思留在街上的「安全地帶」，都正在嗎可未談尤的，甚至出進法網。

因為若信「祇試過「花床板些」叫老婆去羞羞相保老公」而已。

不過自公也有封頭人，二月四日，一個女警奉命於黃昏時分到皇后西街近紅燈區值勤，裝扮豔服，喬裝待客。剛好有一輛泥車駛近，司機向她招手，示意她行近車前，正在想同伴正伴的時刻，突然聽見一聲「喂，老友，她係女警來架」。那司機馬上醒水，急踏油門，飛奔駛去。

可是那個好心人卻遭了殃，被女警逮住，控告他通風報訊，妨害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罪名成立，判入獄兩天，另罰款五百元。被告名叫哥連．拜倫，是一個服務於從業員，有些法官處動（迪若告）認為他的行動屬於嚴重罪行，因為那名喬裝的警員一旦身份暴露，處境可能十分危險，給人謀殺都有份。

可是被告則認為他有言論自由，被逮是破壞了他的言論權利，他（些）那些聲言並不認識，辯護律師說被告沒有觸犯法例罪行，因為女警沒有示意同僚讓司機有罪被害圖。

拜倫何用意是阻止人犯罪而已。

拘在香港，對於扮雞這一行徑也當日警惠到民眾的議論，如能消除，抵討法之人，但自本事「時許」，都認為此說討，是否公平，亦有怨言的也要嗎？

楓葉濃蔭

父親育嬰假期　寒蓮

聯邦法庭，六月八日裁定四十歲教師米高．伯民的案件，修改法例可以准許新生兒的父親有如像親生母親一樣取得有薪假期照顧新生嬰兒的福利，雇主要保留職位給他假期後復職。

現行法例是「親生母親於分娩前後可以獲得長達十七個星期的産假」，而判決給米高．伯民的是「百份之六十的薪酬，最高可達每週三百一十八元，連續領取十五週」。

以後的父親可以「父兼母職」，因爲母親不能照顧，因病或死亡，而取得這種福利，養父也可以，因為收養無人照顧的嬰兒而獲得這種福利。

這种史無前例的判案，從香港來的新移民當然是前所未聞的。法官巴利．史番勒在判詞中指出「失業保險法案中否定親生父親的福利，是破壞權利與自由憲章中禁止的性別歧視」。

但是，要雇主同意才可以，那麼，求職之先，先要找一個「肯給父親産假的老闆」，除非政府立例要每個雇主都有這种准許的義務，因為現行的法例，安省勞工法並未有要求雇主一定要給予男性職員「父親産假」的規定。

這件案件的源由：是大多市的一名四十歲父親因為他的第二個男孩在一九八五年七月出生後，他曾向雇主申請父親休假，但遭拒絕，遂入稟法庭爭取到底，這次獲得勝訴，真個造福加拿大的「忠直」們獲益不淺！也是爭取男女平等的一例。

姚濬標 稿箋

[illegible]

銀行服務費

寒潭

據載一位六十二歲的寡婦，拿一張廿元面額的加幣到一家銀行，要求找換美幣，銀行照收取兩元的「服務費」，鬧到「窮議院」去，財政委員會指責不當，要銀行回水。

本縣曾經吃苦：凡支前輩寄給一張美金一百元支票往那家銀行的分行兌現，櫃台員問我要美金還是加幣，我答以加幣。她指示説要先告訴我，問我同不同意，當然要手續是。可是到她拿錢給我時，請等一下，扣了一塊錢，理由去問，她說並沒有錯，扣了一元是服務費。

小女每個月從新加坡某銀行撥匯給我的兩百塊加幣一向是全數存入我的戶口的，今年年初，銀行寄來的通知書竟然祇有一百八十一元五角，好生奇怪，前去銀行詢問，據説這個月的兩百塊錢支票是某銀行的本票，收到後要去那間銀行的本地分行兌現，可以要收服務費十元，兌現後入帳，本銀行也要收服務費八元五角，所以二百元實剩一百八十一元五角，並無差錯。如此折扣，怎生了得！

馬上要女兒向新加坡的某銀行交涉，不料二月份的支票也到了，仍然是祇剩一百八十一元五角，如此下去，黃台之瓜，那堪再摘？

好在交涉之後，新加坡那銀行仍然改用以前的方法，直接向我所開戶的銀行撥帳過戶，三月份起恢復舊觀，不再損失。

可是那兩個月的十八塊半，一共卅七元加幣服務費無法追討，你說多麼冤哉枉也！

楓葉還鄉

潮風與稻浪　　　　寒萱

潮風與稻浪，華苗也不甘孤寂，已主動便隨大隊移居到多倫多來，安居下去，卻也身心舒泰。雖然大半年是冬季，但是室內的氣溫比較柔和溫暖，因為家家有暖氣，香港是在寒冬之夕，即使家家備暖爐，都輕易不常用，除非到了三四度的那幾天，非開不可。

所以華苗家到了這裡，就住在環境幽雅樹木林立之處，一排可以住家裡幸福，不必去街外謀生，非出門不可的時間，若干真球先把汽車還暖後才搬上車，一直走到目的地的車館物都好，一點不受凍。

花花小孩，喜入西途，今非昔比，能夠適應新的，已經是像林間人一樣，來到楓葉國後，借助寶森森的楓樹林，樂陶陶，正好在此階段生存，安享太平之福。

雖然楓葉也有悲壯紅的時候，甚至敵不過秋冬季節，寒風一到，落葉辭柯，也象徵之生命有盡頭，終有一日要歸回故土，老伴也相同的時刻，不得不長眠安息，但是樹幹依然存在，一代傳一代，繼續子子孫孫，即記明年春到，綠芽又再重新抽發枝葉，欣欣向榮了。

你看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在這環境下，也不存有可以閒可談言的機緣在。

至於筆名「寒萱」，當年看桃花，夏蓮，秋菊，冬梅，但是

我已到[illegible]……「寒」[illegible]……

[illegible]

1、

楓葉濃蔭

利之所在

寒蓮

常言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又道「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利之所在，生死相隨」，因此，為了「利」的一個字，常时可以改变初衷，前言不对後語，媲乎「末代皇帝」一事而信焉！

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拍這部片，開始时是透过意大利共產党的負責人於一九八三年时給信当时中国共產党的負責人要求准許攝影隊在中国实地拍攝這部片的外內景，一說便合，而且在一九八四年三月双方簽有「合同」，終於順利完成，不但有来自大陸艳星陈冲当了女主角，也有文化部副部長英若誠飾演片中的「撫順战犯所」的所長。

歐美加日各地盤大演出，票房甚佳，香港也順利通过，不加刪剪（祇是片商自己「刪剪」），不意竟然台灣也准上演，雖然也刪剪了一些污蔑国民党與美化共產党的鏡头，總算不会「面目全非」，意外地打破了禁止「大陸取景，大陸明星出鏡」的規限，寧非奇蹟？

可是中国大陸的放映期，卻一拖再延，最快要到八月才能推出。

四月份中共人民大会中有人指出這部片「崇洋媚外，違反文物保護法，何以可以答应外国攝影隊在紫禁城內任意拍攝，河北省人代李庄要求解釋，文物事業管理局之長呂濟民答覆是「因為有「合同」在先」，雖然文化部在一九八五年四月

姚潛模稿箋

頒佈保護文物法」，但是「合同在先，法律在後」，並非違法。

某者誠也說：「合同不是中方投資，而是「中方協助，提供設計和協地來實現」，在中國目前的國力下，這種合作是有利的」，所以「合同不能由中國撕毀」。

利之所在，有何不可？。

2.